

江山有诗

辛吟松著



江山有待

陳志成
Tan Chee Song

辛吟松著

致辛吟松

—代序—

五月的时候你下来吉隆坡，那时候临行匆匆，见到你时有几位朋友同在，因此又失去了和你深谈的机会。后来想想君子之交也好吧，那样的交往或能走得更长更远。我想起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我到吉兰丹参加青年文艺营，那时我念大二，当时主要的目的是去东海岸散心，对于文艺营本身的宗旨，所谓提高创作风气云云，倒不甚在意。因为参加者的年龄差距太大，素质也参差不齐，说来文学气氛并不是很浓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你给我的感觉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对于创作极度虔诚。我们大概是谈了一些对文学的看法和疑惑。你说话时，表情凝重。如果我的记忆没错，当时彼此似乎话下投机。我给你的感觉应该是喜欢政治多于文学。我想是的。我进了大学以后受了相当大的冲击，生活层面也扩大了许多，大学时代就是一直拚命的参加活动以及争取马大华文学会的成立。现在回想从前，倒不如说那个时候民族困境的问题支配了我大部份思考的时间，假如我不是在这里读大学，基於我少年时期对于文学的热诚，也许我也会和你一样，沉迷于创作的。只是机缘订合，文学于我最终变成课余饭后的一种嗜好。这里偶然翻读一下文学作品调剂生活，浅尝即止，仅此而已。我始终对创作没有什么巨大的野心。

你时常都会下来吉隆坡，晚餐的时候，在十七区，看到你和钟可斯在一起，我经常都会走过去一道聊聊。我断定你是忧郁的，敏感的，对于文学的执著始终不变，看到你那么用功好学，又想到你的读书环境比我来说差了许多，我不禁为自己的疏懒而汗颜，后来听说你对老庄的文学独有青睐，我突然感觉到能够活在老庄的思想世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是真的说要看谈就能看淡吗？要洒脱就能洒脱吗？生活在这里。真的，每当我想起你凝重的表情，我就开始在怀疑了。我经常都读你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在休息室里。的确不容我否认。你是我们年青一辈里写得比较特出的一位；文章沉着，乡土气息浓厚，更加重要的是你对文学志业的坚持。你的文字外表看起来非常自然，有如行云流水。然而，我确信你文章中的每个句子都是苦心孤诣，细细雕镂的。我在想，假如你是出生在另一个国度，出生在一个文人受重视的地方，有更好的环境读书，有更好的环境写作，你应当更能充份的发挥你的才华。

两个月前的见面，你邀请我为你即将出版的新书《江山有待》写上数语，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这一两年来我又慢慢在文学之中寻回少年时期的欢愉，但大部份的时间仍然是看而不作，说到成为一位

批评家或评论家，应该还是外行中人。实际上你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我大部份都已读过。重读以后，心中仍能感染你行文走笔的伤感和忧郁。我常常在想，比起我们祖先颠沛流离的日子，我们应该算是很安定了。我们没有见过战争的场面，也没有尝过饥饿的日子，没有所谓的丧乱之痛，也甚少有生离死别的经验。可是我们真的是无忧无虑，真的是没有经过风霜雨露的温室花朵吗？在你的文章里，我看到你的孤独和心痛，我看到你思考历史、文化、道德和勇气的问题，从一种熟悉动人的声音，不矫揉造作，也不是强说愁。是的，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心路历程实在是迂迴不堪的。远的不用说，单是升学，充满朝气的学生往往都得遭遇到许多不平等的对待。国打制度，土著非土著的划分，有一部份固然是时代的需求，可是令人难以顺心的却是行政的偏差，更大的愤慨却还是我们自己族人的不争气。二十岁上下的人，谁的谈话内容不曾涉及这一类课题呢？虽然谈来谈去不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说出来心里会更加苦闷。虽然大家都在努力尝试改变自己的生活，只是谁都知道，假如我们仍然不争气，我们这样的心情还会延续颇长一段日子。

而你又多了一份比别人更执着於文化的关怀。

我读你的文章，恻思中，你和土地那种水乳交融的生命姿态，不免让我敬佩无限。季候风密密的在吹着东海岸踽踽的行人。乌云低压，在苍茫一片中，你紧紧的依靠着一片土地，只是我忍不住急急想要追问的是：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忧，交相迫压，你如何承受？你那淳真的写实的风格使我感动，也的确只有像你那样真正的读书人，才能如此深切的体会到衷愤之由，将许多年出没在心中的事，让你忘不了的事写出来。

人生到底是悲是喜？现实中的风风雨雨，实在是压得我们透不过气，让我们的精神沉入一种寂寞彷徨之中，茫茫然没有头绪。虽然我们的成长方式不同，但都逃不出命定的渊藪，但我有理由相信我们是同样的一种人，渴望用笔墨祛除困忧，正视现实生活的横逆。天地虽大，品类虽繁，不干己事，能抓着一草一木，生存下去，也是个人的权利。但却那绝对不是你也不应该是我。你虽然曾说过你有停笔的念头，但我不相信你会那么做。我坚信你会一直在探索，没有中止，没有休息，因那一贯凝重低沉的调子，抒发你对乡土的眷恋、传统文化的关怀、民族问题的忧患，为自己的一生定位。

读完你的书，假如你问我喜欢书中的那一篇，

目录

我只能说大部份都能让我共鸣，但读“夜征”时，最让我心情荡漾不能自己。我的读后感谨止于此，且向你交待。我实在不应领你的这份雅意为你书写序文。拉拉杂杂，我猜想你一定很失望。

第一辑：

回首风烟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七日

何国忠

- 15. 夜征
- 21. 回首风烟
- 23. 夜征
- 25. 回首风烟
- 27. 夜征
- 29. 回首风烟
- 31. 夜征
- 33. 回首风烟
- 35. 夜征
- 37. 回首风烟
- 39. 夜征
- 41. 回首风烟
- 43. 夜征
- 45. 回首风烟
- 47. 夜征
- 49. 回首风烟
- 51. 夜征
- 53. 回首风烟
- 55. 夜征
- 57. 回首风烟
- 59. 夜征
- 61. 回首风烟

目录

• 致辛吟松——代序

第一辑：回首风烟

- | | | |
|-----|---------|----|
| 15. | 为了忘却的纪念 | 15 |
| 21. | 梦雪 | 21 |
| 23. | 故事 | 23 |
| 25. | 海鸟 | 25 |
| 29. | 年的悸动 | 29 |
| 33. | 阿婆思乡 | 33 |
| 37. | 星子，阿婆 | 37 |
| 41. | 山城 | 41 |
| 45. | 归乡赋 | 45 |
| 49. | 千里怀人月在峰 | 49 |
| 53. | 春临 | 53 |
| 57. | 旧居 | 57 |
| 61. | 棚子戏 | 61 |

目 录

第二辑： 草间行色

- | | |
|-------------|----|
| 71. 雨季 | 21 |
| 75. 山水 | 25 |
| 77. 穿过一街的寒夜 | 29 |
| 83. 灯火 | 33 |
| 87. 流萤亮过的记忆 | 37 |
| 93. 远逝的烟歌 | 41 |
| 99. 星子 | 45 |
| 103. 图腾 | 49 |
| 107. 冲出这雨城 | 53 |
| 113. 村之暮 | 57 |
| 119. 流云手记 | 61 |
| 127. 泣鸟 | 65 |

第三辑： 山河岁月

- 135. 夜征
- 147. 子夜里的流曲
- 153. 生命的流逝
- 159. 人世间
- 165. 你曾向生命回顾吗
- 169. 丹江的流思
- 173. 或许，生命就是这样
- 177 江山有待

- 后记
- 得奖作品总评

第一輯



策

策

〈回首风烟〉

仿佛是回到远古的旧年，三更的梆声隐隐自清凉的梦里传来，一声接一声，把天敲向破晓的微亮，然后踏着板桥上的霜寒，渐去渐远，渐远，而渐渐，无，声……

为了忘却的纪念

当笔端与洒金的红纸相触时的一刹那，老人的目光倏然亮了一亮，象干燥的木柴在烈火中烧到最炽热时爆出来的火花一样。

之一：挥春

我坐着为老人磨墨。

墨水浓浓的。

老人那粗大的狼毫笔，如蜻蜓点水般的往那砚间点扫了过来后又点扫了过去。饱含墨水的笔显得很有精神，像老人。

老人执笔的手在半空顿了顿后，才缓缓挥下。当笔端与洒金的红纸相触时的一刹那，老人的目光倏然亮了一亮，像干燥的木柴在烈火中烧到最炽热时爆出来的火花一样。这时，我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老人不再是老人，而是已化身成那枝狼毫笔，没有悲欢也没有恩怨的把自己底生命吐成一朵朵乌亮的楷书，深深地植在那大红的纸上。

当老人写罢搁下了笔，我低头看到深红的联纸上喜气洋洋地写着大大的四个字：

『春到人间』

回头，只见老人如雪的发丝在清寒的晨风里飞扬，而他布满皱纹的脸却轻轻的轻轻的绽开一朵慈祥的笑容。那笑容宛若春阳普照，照过了千山，照过了万水，且照出了我胸头的万缕温馨。

突然，我也跟着笑了。

之二：上香

那条黄泥路依旧尘扬。十年前如此，十年后还是如此。偶尔有车子碾过，烦嚣与沙尘一齐扑来，然后又沿着瘦长古陋的街道追风而逝。

烈日当空，晒得黄泥路旁那座古朴庙宇上的两条龙，瞪大了眼直望着蓝空，然而却吼不出一声惊天的雷霆，引来万滴的甘露，而自中折断的飞檐也早已不复往昔的雄姿，斜斜的再也飞翘不出一股凌云的傲气，直插不上穹苍。

庙口两扇红门阔开，红门间钉着一对铜环，遥遥相对，守着往昔的一份孤寂。一踏进庙门，左右两株青柳依依，招展相迎。而庙里供的正是柳枝洒雨普救众生的观音娘娘。

记得孩提时，我时常跟母亲来这里上香。当时香火鼎盛，尤其是过年过节时更甚，来上香虔拜的善男信女多得不可数。我们母子俩挤在人堆里，要等到许久才可以把手中的香火插在观音娘娘的香炉中。而庙里各角落弥漫着浓郁的香烟，香烟刺鼻得令人呛出泪水来。在牆角，有些地方被香烟薰黄，壁上的图，已然模糊一片。但另一些未被烟薰的则红牆碧瓦，浮雕刻緻，显得辉煌映耀。庙里香火不息，白灯袅袅，凝成一片肃穆。

有时，母亲为了方便上香，於是就把我留在庙堂后，让我独自一个人坐在槲子上，看窗外的风景。而窗外除了一脉山色青青，就只有那条灰尘四散的黄泥路可看吧了。看倦了，就拉着老庙司的手要他讲故事。那老庙

司很老了，日夜青灯残卷古佛香火的相伴，形成了他眼波上的一泓淡泊。他的手时时微抖，但我知道这颤抖的手却能写出一笔刚柔並济漂亮的隶书来。他讲故事时，声调是那么缓慢温和，像春日里一首暖暖的歌，迄今仍在我底耳际迴荡不去。后来听说他病死了，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我曾到过其墓地，野草萋萋，寂凉得令人心生悲意。

如今再重临宝殿圣地，十年景物已然悲昔。映入眸中的是庙牆角落的碎瓦残碑，壁上的图画也已为时蚀而剥色。几处地方还蛛网张结。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潮湿而阴暗。香火已断，尘灰厚聚，满目凄凉。

我一步一步诚惶诚恐的踏进去，彷彿怕 观音会惊醒正在酣睡的观音娘娘。然后自提着的纸袋里抓出一把香，燃上了火，就插进香炉中。

抬头，我无意间看到神位上的「普渡众生」四个字逐渐在白烟袅起中形成一片模糊……。

之三：潮曲

锣鼓声里的金戈铁马，带着一腔浓郁得化不开来的乡音，柔软纤细的，紧紧扣住阿婆的整个黄昏。阿婆专注的倾耳聆听着，怕一个不小心会走失掉一小片段的故事。那神情就像七岁的小孩刚上学堂时，听着老师讲课那般心无旁顾。这时，阿婆的一颗心就犹如一叶扁舟，在戏曲的大海里随着情节的浪而起伏，那灰白的眉一蹙

一展地为着湮远古代里的人物而悲欢。

每当到了播放潮曲的时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躲到老远去，那依依啊啊的曲调是我们最怕听的了，像在叫魂催命那样。可是阿婆却视之如仙、天乐，如痴如醉地迷恋着，迷恋着那与时代走失了唱调的歌曲。而曲里所流出来的那一份孤凉和阿婆在黄昏里所独守的那一身寂寞，却是我们难以意会的。或许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每听乡曲倍思亲吧？阿婆总要在潮曲落幕时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叹声轻轻的却枕着浓浓重重的乡愁，像在哀思着故里的亲人一样，倒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凄凉和无奈。

当夜纱低垂，阿婆转掉了收音机。而潮曲的余音却嫋嫋缱绻地绕耳不去。突然，我竟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大厅上那高挂在门槛上烫金的对联来，它清冷的金光闪闪，然而毋论如何，再也映耀不出昔日沉厚的辉煌来了。

梦雪

梦里常出现一片雪景的困扰，使我茫然，一如梦中那在雪地吹箫而去的少年，身后留下了一道凄迷的雪痕延伸向那天边……

十二月，爱哭的天空。

雨下着，日夜的下着，冷冷。

这时，住在东海岸犹如在金马伦。夜深时，熄了灯后，顿时觉得整个世界彷彿死去。而窗面，窗面是白茫茫的一片，令人看不清窗外的夜景。有时夜半梦迴，倦身在厚厚的暖被里，倾耳听窗外潇潇风雨，心裏会怦然一动的想起了雪，想起满天纷飞的雪花、想起一切有关雪的故事，整个人也顿觉清醒了起来。

前些日子，看了十多幅山水大师溥心畬的画，其中一帧「江雪」的留予我印象至深。茫茫的江雪，没有独钓的渔叟，没有渡江的行客、没有赏梅的雅士、什么也没有，只有白皑皑的一片雪地及几棵雪盖的枯树，山恒远是山，在灰白灰白的空底下站着。一片片的落寞这时如雪花般轻柔的在我心裏飘落，无声无息地飘落。以后，梦裏常出现一片雪景的困扰，使我茫然，一如梦中那在雪地吹箫而去的少年，身后留下了一道凄迷的雪痕延伸向那天边……

可是清晨醒来，推开窗门，天上地上，却不见落雪的痕迹，只有四处的积水。天空依然灰暗灰暗的，吸一口气，也沁凉得入了肺。

在那一季梦雪的日子，我时常在没有琴音的催眠下，微笑地，安然地睡去。睡梦中，窗外有雨也罢，有风也罢，我的梦里恒常是片片的雪花纷飞、纷飞……

阿嬷的故事就在这个时候乘着风飞扬起来，而飞扬起来的也是我底心，在云堆里轻浮。于是，在故事还没有终结之前，我已睡去。

故事

孩提时，我很喜欢听故事。当时，阿婆的怀是我的温床。阿婆的故事是我的儿歌。而阿婆明亮的双眸呢？在黑夜中闪烁着，是星是月是两盏荧荧的灯光，照亮了我那纯如阳春白雪的一路日子。当晚风吹来，凉凉。冷了我的圆颊，冷了我的细脚，冷了我的小手。天也冷冷地也冷冷的。阿婆的故事就在这个时候趁着风飞扬起来，而飞扬起来的也是我底心，在云堆里轻浮。於是，在故事还没有终结之前，我已睡去。我睡去，留下一个未完的美，在阿婆的口中，在我的心里。

其实，我听故事不想听其结束，也不愿其有结束。只希望它能娓娓如一溪流水，自天地玄黄一直地流下去，没有终站，没有句点。三生石上旧精魂，有情的，应轮迴不息地传下来，把一切的美留在人间，把一切的真善存於尘世，像阿婆口里故事中的人和物一样，投胎转世，年年代代还是一个人。这样，欠下的恩有所能还，犯下的罪有所能报。故事永远是那么的完美，完美得令人不忍再听下去，怕结束，结束是完美的缺憾。

踏出了听故事的年龄，我没有丝毫的缺憾，因为我听的故事，都是未完的，未完得接近永恒。在我的心中，是一种美；是一种难喻恒常的美。

海鸟

而这只海鸟来自那一个地方？
是中南半岛吧！那烽火不息的大洋。
那沃土长不出一片稻香的国度。
那阳光照不亮每个人心里黑暗的大地。
那用血用汗用泪用哭声写成历史的小小世界。

黄昏。

走在沙滩上。

我发现一只灰褐色的海鸟死在岸边。

浪声鼓击不绝，如在哭魂。

哭展翅万里，途半而夭。

哭枯眼望乡，身死异地。

哭落日斜阴，壮心成零。

而这只海鸟来自那一个地方？是中南半岛吧！那烽火不息的大泽。那沃土长不出一片稻香的国度。那阴光照不亮每个人心里黑暗的大地。那用血用汗用泪用哭声写成历史的小小世界。这只海鸟的两翼承载了多少的风雨，跋涉了多少的荒山丛林，然而最终它还是死了，死在另一个半岛上。有点可笑的。

突然我想起了三年前在一个海港边看到的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就像这只海鸟的眼睛一样，里面灰灰暗暗。是的，灰暗得我读不出其两眸所要流露的悲痛。或许悲痛太深了，深得像一口望不到底的井，令人不能从中汲出一点点的欢乐。而那双眼睛是属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十五岁，正是青春开满生命的绿园，日子应是歌是诗是梦轻舞的天空。然而他却一脸风霜，一眼风霜的看透生死和离别。十岁开始逃亡。十二岁家破人亡。十三岁踏着同胞的屍骨寻找生存的希望。十四岁投奔怒海。十五岁却流落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而思极徬徨。如今呢，他又流落在那一方？美国？澳洲？加拿大？或是如这只海鸟一样，在奔逃中途半而夭，且永远的握不到自己的手？

我默然的捧起了这只海鸟，注视良久，最终我还是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小小的坑，把它埋葬了。也埋掉了他生命中一切的涛声风声和雨声。而那少年，若他真的死了，谁会来为他埋屍？

抬头，暮色已浓。



年的悸动

年的悸动

二十几岁了，总还免不了要在碎红声里以喜气洋洋的心情去迎接一出传统戏剧的到来，然后把生命舒放，看一切的希望和失望都辗转成一脸岁月的沧桑。

东北季候风吹过后，新春的气息开始转浓了。走过书店前，暮然发现七彩缤纷的贺年片已经上市，摆在摊口各种画意和贺词的年卡洋溢着八九八年的亮丽与灿烂，年已甦醒，水仙花也已盈盈，腊味正在飘香，阳光温暖的在一首复一首的年歌里流转，而我却发觉有一些些岁月正从我底浓眉间悄悄溜走。

每次总是这样，年来时喜悦和惆怅一起走到。远昔除夕前守在外祖母身旁听年底故事的孩子如今早已成长，不再迷信年来的传奇，却开始惊惧年去的无奈。二十几岁了，总还免不了要在碎红声里以喜气洋洋的心情去迎接一齣传统戏剧的到来，然后把生命舒放，看一切的希望和失望都辗转成一脸岁月的沧桑。

今天起床，对镜梳洗，突然发觉发间杂着两三根银白的发丝，啊！是早生华发了，所有能够叹息都叹息起来，所有能够激动都激动起来了。而岁月竟如此凄迷，人辞明镜花辞树，人间永远留不住的是青春，今日才朱颜相对笑，明朝再遇时已是云鬓改了。只是人生路急急惶惶赴着，也不知该会在那一个驿站终止。

记得小时候在中文课本上读到新年，清脆的童音如春雷般响亮 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窗外是青天白日，云一朵一朵的流过去了，悠悠十几年人世的点点滴滴，而今全交给花草和蝴蝶去点数。至於回首，所有无忧的天真和童稚的笑脸都已生长成厚厚的青苔，深深的向记忆里伸进……。

年到了，总不忘买下几张贺年片，然后和着喜悦和

幸福的心情一起寄出。或期待着远方捎来一片温馨的惊喜，让新春的气息在一些熟悉和陌生的字体以及衷心的贺言中洋溢开去。偶尔也走进购物中心，去真正感受着战争以外人潮涌动时清平盛世的气氛。看大人们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拿着年货时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那时，意识里感觉，一切的希望正在开始。

而在新的一年里，我是这么任情和姿意，是的，任情和姿意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化成一支挥春的大笔，蘸满着岁月滴滴的墨汁，钩横点捺间一挥而去，然后永不言悔的挂起。

阿婆思乡

阿婆思乡

布满皱纹苦难的脸浅浅的绽
出一丝笑意，眼望北方，半
晌，阿婆才幽幽地道：「唔
，阿婆是在想妈妈。」

阿婆黯淡的眼神；阿婆翻飞的白发；阿婆驼着的背，在朝阳的普照下，显得有说不出的凄凉与暮沉。

阿婆缓缓地走向厨房，然后自厨里取出二片白面包，面包有点乾硬，这是昨天早上吃剩而余留下来的。阿婆把面包放在一张灰黯欲烂的木桌上，接着自热水壶里倒出一杯白开水来，一边喝着白开水一边咀嚼着乾硬的白面包，而脑里却一段段的回忆起家乡的故景故情，每次我偷眼看到阿婆呆呆的彷彿在想些什么时，於是总会笑道：「阿婆是不是在想妈妈？」

布满皱纹苦难的脸浅浅的绽出一丝笑意，遥望北方，半晌，阿婆才幽幽地道：「唔，阿婆是在想妈妈。说到这里，阿婆顿了顿，总会无限感叹地摇了摇头：「四十二年罗！唉！这样快就四十二年罗。」阿婆的目光一阵黯淡，宛似一颗将殒落的星，再也散发不出万丈的光芒。

我知道阿婆口中的妈妈是指她的故乡，潮安。阿婆南来时廿八岁，与阿公携着母亲搭着一艘大帆船，乘长风，破巨浪，越渡那茫茫的南中国海，投奔到这个四季长春的国土。如今阿婆已有七十岁了。四十多年她不曾踏回自己的国土一步。但四十多年里，她也不曾亦不敢忘记自己的乡园。阿婆时常自嘲说，她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她的心已许配给潮安，此生此世，恒永不变。

每次阿婆与我谈话，什么事都能轻轻带过，唯独谈到潮安时，她的心景就会变得很年轻，她的眼神也会散发出亮丽的光华。潮安的民俗景况，甚至於茅亭水榭，

曲桥荷池，阿婆都不会放过。每当阿婆说到湘子桥的传说，说到韩文公祭鳄鱼的故事时，她的声调会变得柔柔软软，彷彿已回到少女年代，回到城北的意溪上，看江浪淘淘，思江山的娇艳，梦家国的秀美。

面包屑纷纷自阿婆的手间散落在桌上。阿婆把手中最后的一小片面包塞入那乾瘪的嘴后，叹了一口气道：「回不去主，终究还是回不去了！」阿婆说罢，踏着蹒跚的脚步缓缓走向屋后。

不久，屋后传来了阿婆召唤着小鸡的声音，沙哑的，喔喔喔喔……………。在清寒的朝雾中，一声声，敲碎了我整片心魂。

星子， 阿婆

听着，听着，星子
的故事带走了我的童年岁月。说着，说着，星子
的故事也飘驼了阿婆的背。乡野已不再是乡野，
一栋栋的大厦，一座座的高楼，驱走了密密茂茂
的山林，也驱掉了一首首充满传奇的故事。

每座星子都有一个故事，这是阿婆告诉我的，每座星子也都有一个金刚大的神镇守着，这也是阿婆告诉我的。因此，每次看到阿婆满皱纹的脸，我就会想起每座星子的故事。又每次看着阿婆很困难地驼着那将坠地的背在星空下踽踽独走时，我也会想起镇守在每座星子那些金刚大且威武四方的神的名字。而感觉中，阿婆已是每座星子的化身，高高的悬挂在我深深的心里，且发着幽暗的星光，一丝永不会老去，也绝不会熄灭的星光！

犹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得差不多要从我的脑中溜掉。想来大概是在十五年或廿年前的事吧！我也不敢肯定。当时阿婆还没有老，当然也不用驼着背啦！而我也还是吮着奶流着两条鼻虫的娃娃。每次我们一家人坐在星空下乘凉时，我就老爱依偎在阿婆暖暖的怀里，然后缠着她讲述星子的故事。

每次阿婆教我缠不过时，就先豪爽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教我哼着小小的潮曲：「天上星星多，摘下一箩箩，送给宝宝拿回去，挂在摇篮里……」。

唱完后，阿婆就会指着北方那颗最大也最明亮的星子道：「这是我们唐山里的星星」。当时谁又晓得唐山是圆是扁的或是长是短的，只急着要阿婆赶快说出众神在星空里打战争王的故事来。于是，一首复一首星子的故事就在风中里流传，在乡野中流荡。

而每值七夕，阿婆的故事就会绕着牛郎织女星老转个不停，年年夕夕如此，夕夕年年依旧。偶尔巧遇当夕是飘着纷纷细雨时，阿婆就会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所流下的情泪。于是我们祖孙俩就会躲进屋里，然后自明洁的窗着荧荧的星光，自迢迢的银河间照了下来，点着宿在屋旁池塘里的荷花。荷叶闪着星光，溅照着躲在池塘边埋首卿卿细语的鸳鸯。

有时阿婆在旷野上谈天时，而刚好又有颗星子陨落，于是阿婆就会教我合上手掌，许一个愿望。可是每次

手还未来得及合上，流星就已隐入濛濛暗暗的林中，愿当然更不必许啦。但这却引来了阿婆另一个南斗与北斗的星子故事。什么南斗掌生，北斗主死。又什么只要南斗在一个人的名下加了一笔，那人就可多享寿一纪，或北斗在一个人的名上勾下一划，那么天边就会有一颗星子殒落，尘世间也必有一个死亡等等。

听着，听着，星子的故事带走了我的童年岁月。说着，说着，星子的故事也飘驼了阿婆的背，乡野已不再是乡野，一栋栋的大厦，一座座的高楼，驱走了密密茂茂的山林，也驱掉了一首首充满传奇的故事。

而今夕是七夕，阿婆是否还记得北斗与南斗星吗？是否还记得牛郎织女星乎？也许阿婆忘了，忘了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曾抱着一个张开口，露出了缺了门牙的小小男孩，坐在屋外，面对着丛丛的山林，讲述一则很美丽很美丽又动人心魂的星子故事。

呵！今夕怎么无雨。难道牛郎织女也随着岁月的飘逝而老去？情也淡了？泪也不滴了？

抑着长空，悬着密密麻麻的星子，有明亮的，也有昏暗的，而那一颗星子是属于我，又那一颗星子是属于阿婆的呢？

到后来我离开那座山城，把三年来的日月和流年折叠成我心中的回忆，才不禁惊觉，流逝去的不只是我的青春，而且也包括了一些伤感的美丽。

山城

三年前，来到这座山城，住在城的南端。每天早晨，总有淡淡的山雾流过窗口，刷亮了我一瞬的醉意。而我爱独自抱被，倚在窗口，听鸟鸣如山泉的幽咽，徘徊在耳际久久迴荡不去。感觉中，这安祥是难言的幸福，馨居在心里，也就成了一份抹不去的记忆。

有时我在楼上写信，捎给远方的友人一些关于空虚和寂寞的。一个星期有七天，像一行北飞的鸿雁，一隻一隻的飞走，日子就在思念中老去，没有所谓的歌和梦，也没有所谓的情与愁，一切都像那阳台上的阳光和雨露，来了又去，所以，也就不必刻意去寻找一些不必要的行踪了。偶尔，往窗外一探，可以看到楼下的阳光把一些晨运的人给送了回来，他们淳朴的脸上带着温柔的微笑，在晨光里像流水一样的流过去。只是我，依旧爱倚在窗口想一些心事，或是看屋前黄泥路上的灰尘在风中沉落又扬起。生活中也带着些许不安，因为太平静了，于是生命里的抱负和理想都开始一一凋零。

那个时候，每星期都回家一次，百哩迢迢的路程，成了云和月的匆匆。在山城，我只是个过客，冷眼看山城中的人事嬗递，看青山不老。而在山城中人的眼里，我到底又是什么呢？我已懒得去想了，是的，我开始懒成一隻蛹，除了学校，我每天都窝在斗室里，读书、写字和看墙壁。有时也约了一群小毛头去野游和登山，日子就在笑和闹中涓涓流逝。到了晚上，我必须坐在灯下，用笔和纸记录下一个苍白的影子，记录下一个赤裸裸的自己。

或许，生活单调得唱不成一首歌，我开始因沉默而消瘦，阳光也开始在墙角上发霉。夜深时，走在黄泥路上，穿过风寒露重的长街，穿过声声的狗吠，穿过灯光和月光，来到市中心，看一些游子用静默的眼神，幽幽地传达彼此心坎里的话和一些乡愁，口角的菸烟袅绕，然后悄无声息的散在清凉的空气中，一切都是那么的了

无痕迹。偶尔也可以听到他们一两声豪爽的笑语，只是转过头，我却看到他们眼睛里的空洞。后来看得多了，也就麻木，仿佛一切都伤感不起来。

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星星了。在山城，除了那一条长长的街和街上一盏照亮一盏的灯火，除了隐隐的青山和青山外的云天，我已经很久没有看星星了。像房东的小女儿说我，是个虚无主义者，我却一直不承认，所以拼命的写诗，拼命的想让诗去印证我底存在。致于山城中的星星，是风的，是云的，是寒凉的，是子夜后枕被上的梦，梦里的泪光。然而我却如何也翩翩然不成一隻蝴蝶，飞出了梦，飞出了山城中的一片灯火，飞出了我孤独的自己。

后来朋友个个都走了，自己更像个孤魂野鬼似的在那座山城里流浪。家，还是每个星期回一次，百哩的路程依旧是云月的匆匆，城里的人事似旧是我眼里的云烟，青山依旧是昨日的迢迢，学校、老黄花树、孩子的笑声、草场上的残阳都开始一一化成了我口角下的一声叹息。而我还是喜欢在太阳落去后溜达到那市中心，看一些陌生的脸孔和满城闪晃晃的灯火在我底眸中升起又隐没。

到后来我离开那座山城，把三年来的日月和流年折叠成我心中的回忆，才不禁惊觉，流逝去的不止是我的青春，而且也包括了一些伤感的美丽。只是我已很少去和人说起，毕竟，那些都是残缺的，嵌在生命幽暗的角落而成历史的痕迹了。

我知道，路，是迢迢的，走过去，山城已成了我身后的风景了。再回首，也只剩下一片灯火在寒风里摇晃。摇晃，摇晃……然后，逐渐的晕黯，逐渐的，焯去……。

归乡赋

一刹那间，阿爸的目光与我相触。一阵呆然在我们目光凝住，一阵愕然又惊喜在我们的心中升起。倒是小弟先嚷起来：「阿哥回来了，阿哥回来了！」叫嚷声引来了一阵急促奔走的声响。

之一：

沿着小溪，我慢慢走过那片广阔的稻田，那片我童年的乐园。稻田刚收割。一片空阔，已不见高田二麦接山青的图画情景，更不见金黄结实的稻穗，在风中起舞，在夕阳下高歌。有的，只独留溪水像个流浪的歌手无休无止地拍着轻快悦耳有韵的节子，向东歌唱，向东流逝。

走在那乾瘦的小径。缄默，我踢起了濛濛的沙尘，让沙尘遮住我的视界。抬头望天，斜阳醉人如昔，晚霞明丽依旧。只是回首，回首往事，一切都成了模糊淡影。我低头长长吐出了一口浊气，好似也要将这些年来落魄失意皆随这口浊气吐个尽。

流水潺潺，清沏如镜。我低头一照，水面还浮映了一张曲曲折折苍白且困倦的脸，而当年雅雅的笑靥，天真的笑颜呢！是否已被溪水流走，一如流走尘土流走枯枝败叶那般？流水不答，我亦无言。

只有晚风轻轻在微笑。

之二：

溪水无穷处，小径也没有尽头。我一路踢着沙尘而来。也踢响起沙尘中的枯枝残叶声。沙沙的把睡在径旁的老牛给惊醒了，它张著睡眼无声地看着我这个远来的归人，不是锦衣还乡的归人。

夕阳柔柔，晚风徐徐，半空偶尔传来了一两声归巢的鸟声。远山已朦胧，晚霞灿烂地为它挂上了彩冠。蓦然，一阵悄然的跫音自背后传来，回头，只见牧童赶着羊隻回家去。而在牧童旁边有个抽着烟草的老农。笑脸可亲。这不由令人思及王摩结的诗句：「农夫荷鋤至，相见语依依。」。

暮云更浓更重，夜也就变得更美更年青。呵！农家的暮是令人羨的呀！只是离家三年，故景依旧，而故人已全非，这是我心中的大憾。

未到尽头路，也未到水穷处，但我阔别多年的老家已在瞳底浮现，心中一阵暖一阵恍惚，如醉酒呵如醉酒。

这时，大姐是否在灶下煮饭炒菜，必剥剥响的山柴所发出来的火光是否亮着她嫣红的脸？呵！阿爸是否还衔着他的老烟斗，躺在屋后的稻床上憩息呢？还有，小弟那小鬼头，是不是还嚷着要小妹陪他数数那刚升起的星儿？

带着满腹喜悦的疑问，我逆风踏步向家，而目中却泛起了无以言喻的光彩。

之三：

面临老家，我在篱笆外徘徊。不敢推开栅门而入。感觉中，我好似是个过客，不是归人。

家已亮起灯火，幽幽的灯光自缝间漏了出来，洒满了我全身。我行走时所带起的声音。把栅栏里的鸡鸭惊醒，一时间，鸡奔鸭叫，乱嘈嘈的，合奏成一首田家曲。

这时，窗间响起了父亲苍老的声音：「谁在外面？」

踌躇。我终于推开篱笆外的栅门。一刹那间，阿爸的目光与我相触。一阵呆然在我们目光凝住，一阵愕然又惊喜在我们的心中升起。倒是小弟先嚷起来：「阿哥回来了，阿哥回来了！」叫嚷声引来了一阵急促奔走的声响。接着是啾的开门声。而灯火如欢迎我这游子似的，眨眼间全自门口冲了出来，把我眼前黑暗的地方全给照亮。然后就看到阿姆那白发苍苍且布满皱纹的脸自门口探了出来，脸上充塞喜慰。而阿姐那娇艳清丽的笑靥

，也在阿姆的背后出现。

我哽咽地喊了声阿姆，这呼喊声宛若是当年天真童年时所呼喊的那般真挚，真挚地点燃了阿姆脸上的笑意。

随着阿姆，我踏进了那灯光灿烂，情意温馨的小屋。而今后，屋外的风雨呵屋外的霜露，将与我做长久的永别。

从此，我不再是江湖浪人，更不是天涯儿女，已有归宿的心灵再也不会去奔驰那一片没有边际的荒漠。也不会踏着铜促的步伐，携着孤独的影子，在那长长的街道，踩碎灯影踢掉心里的黑暗。

千里怀人月在峰

当我捻熄了灯，回头，无意中看到壁上一幅山水画里，一只孤单的鸿雁向北飞去，云淡天高的，忘了日月，忘了流年……

当所有的选择都成了一个决定，风雨中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岸了，从此山水千里，云梦悠悠。从此岁月和岁月在相望的眼里开始憔悴，从此……

三年了。你的来信带着一份对时间的淡漠。三年了，许多走过的故事都成了传说。彼岸，冷雾如昨，你说你开始读中国的哲学史了。从易经开始，向老子和论语走去，一条灵智的路，充满着泥泞和沙尘的沧桑。你说，你在沉思中忘了自己。你说……

而我在这寒凉的深夜中读你的信，你信中的寒凉，寒凉里我的心。窗外，有云，有风，有月。月光照在很远很远的山上，我遂想起古人笔下的天涯海角，太远了，像我们永远回不去的日子，有些许的欢笑和感伤和遗憾。点滴在心头，零零散散的，再也记不齐全了。惟我相信在你底飞扬的理想中，仍多多少少怀有对乡土的牵念。这半岛，这赤道的气候，这蔚蓝的天空，不是台北的景象可以替代的，一如在你底两书往来频频的问讯间，总不禁透露出一点点的关怀，虽然说，你已不想回望。

这个时候，台北的杜鹃花必已开得很好看了，你在台大，杜鹃的花城，挟庄周的逍遥游，在浩瀚的书海之中，乘风，乘浪，乘九万里的理想和壮志扶摇而上。在那里，你说你的思想不时激荡屡迁，自文学到哲学，自一个爱说梦的女孩到一个勇于肯定自我的知青，自恃和自许，並立意是人生敦厚的真和善之中，努力为自己短暂的生命涂上一幅明朗的色彩。只是我时常在想，未竟的往后，你是否依然如故，像你每天走去上学，周而复始的一条路和风景，牵牵绊绊着一路感情和风雨的岁月且孤单且寂寞下去。你会一直的走下去吗？在四季並不很显明的台北。然后我想，你真的会留在那岛上吗？从青丝而到白发一路的牵去……

只是我依旧想念从前，你笔下涓涓而流的半岛和阳光海岸，这小小的城，我的家，你假期的旅居。这里有

感性的诗和歌，以及盛满一筐青春的笑声，你的，我的，大家的，在十二月的雨季里流荡。那时我时常笑你是一只青蝶，有一双秋水的明眸和一扇湖光的灵秀。笑起来一牙天真，还有一点点的矜持。青蝶飞在稻花的香气里，远远的青山，山色不老，不老是你就，而我们都已经老了，大妹也结婚了，只有三姐留在家里，我却已从孤深的野镇回到这寂寞的城府。太多的云烟往事嵌在幽深的记忆里，残留的，也只是一道不胜唏嘘的梦痕吧了。只是在夜里，夜里的灯下，在我写信给你的时刻，我的心；或许，我不该记起这些了。像长长的海岸，海岸上长长的足印，足印里其中的一双已翻越渡千山万水而去，成了不归的鸿雁，而留下的，都已凌乱而分散。朝来南北；夕来东西，支离笑此生的凄凉，是我本不想和不愿思及的。

前些时候，我原也想做一隻北飞的雁鸟，飞到另一个国度，看一片辽阔的草原和一脉洛矶的巍峨。三万八千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只是到了后来，牛羊不见了，三万八千里也只是昨晚留在枕被上的梦。我终于在母亲的慈颜和现实里低头，然后把我底理想折叠起来而藏放在我最深邃的心扉，以后的日子，也就像诗经里的「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了。许是你明白我的心境和固执，所以，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而我想，我只能终老在这片土地上了。

最近回乡，从书橱里找出了几篇你以前写下的散文，重读那一份青涩岁月的成长和心路历程。你的形象又清晰的在我底心中浮现。像「华年」里你开始对岁月的惊悸：「每一天醒来，我必须先要照一照镜子，这比刷牙洗脸吃早餐重要，然后对着镜子笑一笑，于是我的青春就留在那里了……只是有时候想起，总有一天我也会老去，到了那时，我还要不要照镜子呢？」，或像「童话」里的梦幻：「别告诉我王子和公主都死了，他们还年轻，还要快快乐乐的恋爱下去……」以及你在「

流浪」中的浪漫情怀：「如果有一天去流浪，我会到欧洲，选一个黄昏，坐在巴黎的露天场地，看满天彩霞和一群卓尔的艺术家的点点滴滴流进我底心里，竟成了无限的温馨和惘然。然而如今你已不再执笔了，偶尔来信，也只是说些身旁淡淡的几件琐事或柏拉图及笛卡儿式的哲理，还有许许多多对生命和世情的怀疑，至于文学，那已成暗夜中远去的梦了。

梦醒了，我在此岸，你仍然在彼岸，中间隔了一道南中国海。浪来浪去，世事几番新凉，朋辈们都已一一成了他乡的新魂，大家都不想回到这片不平及特分等级的土地上来。像珠霞在加州，像紫儿在英伦，像书云在纽西兰，像你在海棠的台岛，都成了蒲公英，都失落在天涯茫茫的海角，都不想，回家。

然而我却想起了你的母亲，上次我在假期里下了趟芙蓉，见到了她，感觉一切的岁月都已在沉默的守望中老去，庭园荒芜，旧梦无依，突尔，我感到很凄切，很疲倦……

这时，月光已翻过了重重的山头，我往窗外一探，夜已经很深了，露水很重，风很冷。冷冷的风里远远的山，比山更远的是水，比水更远的呢，是什么？当我捻熄了灯，回头，无意中看到壁上一幅山水画里，一隻孤单的鸿雁向北飞去，云淡天高的，忘了日月，忘了流年……

是春天莅临了吗？邮差派信的铃声自隔壁流过对巷再流来。有一种莫名的希望和兴奋开始在我的心中爆响与萌芽。

春临

清晨起来，窗外的枝桠在暖风里轻轻摇曳，叶影晃舞间有三四隻麻雀躲在树后吱吱着一整个早上的情话，楼下的小巷彷彿被春雨濡湿，水渍在阳光里发亮，一月就这样悄悄的来了。

我躺在暖和的被窝里，听闹钟滴达的马蹄在我耳际不停的传来又远去，像昨夜梦里旧年的雨声和簷滴，都远去了。而记忆里依然清晰着一九八七年的画面，凝固着，犹如一幅窗明风静的风景，蠕蠕着爱的讯息和岁月的悸动。於是我的心河开始涓涓。是春已莅临了吗？

春已莅临了，在台北。想此刻你正走在上学的路上，是罗斯福路四段或是通向文学院的椰林大道？是傅园小径或是杜鹃桥间？而千里迢迢，风淡烟轻，一山一水兀自在我的思念中成长兀自在我的思念中老去。两岸呵，两个世界，所有守望的日子都在花开花落中近近又远远。而那年去国前夕，我们在相思林中共守的那一片风声，是不是也已老了？

昨晚，我又回到听雨楼上写诗，一些风化雪月的，和着一点点族人的忧患与国家的伤悲。当壁上的钟面敲了十二下，天彷彿微微的亮了，弈对的星子都浑沌清明起来，远山牵着远山成一脉的苍茫延伸向深深的夜里，我却在疲乏中逐渐清醒，突然想到爱情这两个字，感觉世界倏尔宽广，於是，所有年少的激情都一一回来叩访了……。

窝在被里，看著亮丽的阳光刷洗着玻璃的窗口，梦

散落在枕头下，然后被时间编册成历史，并交给记忆去保存。这时，楼下有一群孩子笑闹跑过，他们的声音在巷口迴响并淡淡远逝，而厨房的炒菜声与油香一起飘来，久久不去。是春天莅临了吗？邮差派信的铃声自隔壁流过对巷再流来。有一种莫名的希望和兴奋开始在我的心中爆响与萌芽。

是春天莅临了。我推被起身，然后坐在案前，开始在信笺上急急的思写。



我知道，父亲也是不愿迁离此地的。他活在这地方已逾半生，若说他对这间旧居没有感情的话，那是假的。

旧居

每当黄昏，走过那已残旧不堪且又瘦瘦窄窄的街道时，我总会停住脚步，並带着如朝圣者肃穆般的心情，凝望着街道尽边那座倾圮的房屋以及屋后面的一大片废墟。废墟间已是野草杂生，长长的，散乱的如一条粗壮的青蛇蔓延深进那座破陋倾倒的屋中。断落的墙角下堆积着一叠叠碎头及折了的梁柱。而屋前的石阶也长满了一层厚厚的苔鲜。每次驻足遥望着这座寂躺在夕阳残照里倒塌的陋屋时，我的心湖总会激进起一圈圈悲酸呛凉的涟漪来。

这曾经是我的家，我的旧居啊！在这里孵育出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欢乐童年时光。也在这里，我们成人、长大！所以无论走到那里，我总会不知不觉地先绕来这个地方，守望着这座已被许多人遗忘及扔弃在闹市中的陋屋，在记忆缓拾起昔日悠悠无愁的日子。

犹记得以前居住在这里时，这屋子可没今天如此破潦倒，它当日壮观的很呢！正可说是活在辉煌的生命里。

在屋前的空地上，母亲把它种满了一种鲜艳夺目的无名氏黄花，花开时，风送芬芳，把这间屋子薰得令人呼吸不过气来。

踏进屋内，就是客厅，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父亲置了一个神堂，神堂两边却贴上幅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大大的楷字，铁笔银钩，苍劲挺拔，又衬着深红的纸不知被亲友们读叹过几次咯！据母亲说，这是祖父他老人家的毛笔。

客厅左方角落的房间是父母亲的卧室，而右方角却是个书房。房中满橱的书，书橱旁有张靠窗的桌子。这就是父亲消磨老半天以做读书练字画画的所在。而在书桌前的墙上，父亲挂上了他自认为这一生画得最佳的『竹林图』，图中以草书抄一首郑·的题竹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除此之外，父亲还在四壁贴上四幅对联。

小时候，我最喜爱躲在这有点书霉气的房中，因为

整座屋子中唯独这地方最为凉爽。但，每次我在这里时，父亲的书可就要遭殃了，因为我总喜欢将那些厚厚的书一页页地撕下来充当纸钱戏耍。过后，那些被我手摧残得面目全非的书一旦被父亲发觉，我可也免不了一顿好打。

书房的隔壁是间空下来以做款待远方亲戚朋友的客房。客房中只简简单单地安放了隻床儿及一张桌椅。在这里，父亲也不忘风雅地在窗槛旁垂下幅对联：『得志当为天下雨，论交须有古人风』。这间客房有时还成为我们兄弟几人憩息的地方呢！

屋子中段，也就是在客厅后，有个宽阔的房间，而这房间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及祖母她老人家的卧室，再往后边则是厨房了。

这间旧屋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只不过是中等型罢了。它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我们对它的感情却是甚笃。尤其是屋后那片空阔的草地，更是我们小时候嬉戏的好乐园。而每当晚间天气炎热时，祖母老爱执一把扇来这里纳凉。因此，也在这块草地上，我们总能够常听到一篇篇稀奇古怪的民间传奇故事从祖母的口中溜流了出来。在十二月的雨季中，这块草地可热闹罗！蛙鸣大噪，虫声四起，『呱哇！呱哇！吱呀！吱呀！』地混染在一起，吵得我们在晚上睡不着觉。

清晨，在这里常可以听到对面养鸡人家那方所传出来一声接一声清脆的鸡啼。所以，父亲常说这里是个闹市中的桃源，山城中的好居地。

然而在两年前的五月间，政府突然兴起要在这一带地段筑造一排有店面的房屋之念头后，我们也被限定在三个月内迁出这地方。

当时，父亲听到这消息后，只是黯然无语，倒是祖母她老人家说不搬就是不搬，无论政府给予再多的赔偿金，她都不愿迁离这块与她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土地。据她老人家说，自她与祖父一齐乘风破浪，残风宿露

地南来后，就在这里胼手胝足，省吃省用地建起了这间屋子。尤于经过无数个共患难的日子，因此，这间屋子也在她的心中占了个很重要的地位。唯有这里，她才感到自己的生命有根的存在。所以，她要父亲雇个律师来解决这件棘手的问题。

虽然律师是请来了，可是问题仍然还是无法圆满地解决。当三个月的限期悄悄溜去了一半时，眼看着左右邻居一个个都搬走了，父亲知道再呆缠下去也是无益，于是力劝祖母迁出这地方。而祖母本身也明白，若是再坚持下去，其结果只不过是白费金钱与时间罢了，因此，也就随了父亲的意，搬到离旧居三里半的新居来。

迁居当天，只见祖母不时用衣袖去拂拭掉眼角的泪，而父亲却是木无表情地忙着搬运笨重的家具。我知道，父亲也是不愿迁离此地的。因为在这里他出生，也在这里他长大及娶妻生子。他活在这地方已逾半生，若说他对这间旧居没感情的话，那是假的。只不过是它努力隐藏着心中的不乐而已，以不致它流露于脸上。

当我们迁进新居后不久，就听到市场的石灰与砖块缺货奇大，因此，政府也就把兴建新屋的事搁了下来，谁知一搁就搁到了两年后的今天仍未见动工。当然，这间旧屋在风刮雨蚀日晒及人为的破坏下，也就塌了。

许多次，我在远方眺望见这里有炊烟升起时，思潮就会溯流回到昔日家人在这旧居中的安乐窝来；祖母悠闲地坐在摇摇椅上憩息，父亲在书房中翻阅着书，母亲与姐姐在厨房里炒菜煮饭，小妹在草地上捉蝴蝶……

棚子戏

戏已演得差不多要剧终了。
孩子们都早已回去。戏棚前
只坐着稀疏的十几个老人，
他们守着那一曲失落了朝代
的歌声，缱绻的恋着，象恋
着生命里那一抹黄昏般的岁
月。

大戏来了！大戏来了！

阿婆把皱脸笑得更皱。

廿多年了没有看到大戏，如今好啦！

那锣啊那鼓的彷彿已在耳边敲起。

许久的旧梦原以为不能够再重温了，却想不到今年的神诞却请来了一班戏子来演酬神戏，在这小地方，必可轰动一时罢！

那白蛇在台上翻滚，一袭白衣滚成了一朵白莲般。青蛇仗剑在台上舞走，剑光在灯光下闪烁。一时风啊雷啊狂吹狂响，只有那穿着黄衣的法师托着。不动。不动。啊！这么不动就相隔了十多年。岁月悠悠，一切竟成了一片模糊的记忆。

阿婆想起了十多年前看的那齣白蛇传，如今记起的也只不过是那小小的一段罢了。还要往下的想下去，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阿冬呵！庙前的布告栏是否有写大戏将要演的故事啊！」阿婆回过头来问她那坐在录影机前的小孙子。

「不知道呵！」

她的小孙子漫声应答，而一双眼睛却死盯着录影机不放。这时，录影机的画面映现了大大的四个字；

「香江岁月」

戏棚已在庙前的一块草场上搭好了。

明天戏才开始上演。

这时有几个老人坐在庙堂口，他们的目光时不时的扫向戏棚这里来。有一个还向戏棚指指点点，口角挂着的笑意，浓得抹也抹不去。

在戏棚的台上，有四、五个小孩子拿着木棍在上面戏耍。

「来，我做神相李布衣。」

「你这样矮，那里像李布衣，不要！」

「不像也可以做，反正是做戏嘛！」

「你做大坏蛋！」

「呆瓜才做坏蛋，何况我的脸又没黑。」

「谁告诉你做坏蛋的一定要黑脸？」

「阿公说的。大戏里的黑脸就是坏蛋！」

「……………」

偶尔有一两个马来人自草场的小径走过，也会投来诧异的目光。彷彿在问：玩皮影戏？

黄昏。残阳自戏棚旁一棵榕树的叶隙间穿过，然后照在戏台上。一片昏黄而柔软的光辉铺在那四方而空洞的台间，显得凄凉。

天空，一朵红霞飘过。

远山也开始濛暗了。

「阿冬，今晚叫你妈早点煮饭，阿婆要看大戏呵！」
阿婆在房里喊着她的孙子。

「阿婆，大戏有什么好看？」

「小孩子，知什么？快去！快去！」

大戏有什么好看？唉！这年代的孩子，阿婆在房里摇着头。想起平时她收听收音机里的戏曲时，那些小孙子们都蹙着眉头的跑开，他们的口里虽没有说什么，可是阿婆的心里是明白得透。还不是嫌戏曲难听！

还是以前在乡下好，每年神庆都有大戏看，后来过蕃，什么大戏都看不到了。阿婆想到这里，心下叹了一口气。如今时代不同了，又有几个年青的看得懂大戏呢！？

望出窗外，阿婆看到几叶芭蕉在和风里悠闲的荡着，彷彿一切的生命都是那么悠闲淡定人间也好似充满着
一股冲和无争的气息。

来到了庙前的草场时，戏已经上演了。

阿婆放眼戏棚前，只见疏稀的坐着十多二十个的老人。他们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橛子，有些抽着烟斗儿，一边跟身旁的人谈话，一边摸着坐在身侧小孙子的头，而
一双眼睛却眨也不眨的注视着台上的戏情。

二胡给拉了过来又拉了过去，间中也掺杂着锣鼓声。而台上的布景是个大花园，一个花旦就站在中间尖着嗓子唱着戏词。她的衣服绣着一对凤鸟，金光闪闪的，灿烂而辉煌。

台上的灯光强烈得耀眼，照在那花旦的锦衣上，反射了过来，令阿婆看得目眩。

阿婆找了个地方坐下。看花旦一边唱着一边凄凄凉凉的哭着。原来她丈夫被捉去当兵远征塞外。别离苦，思亲夫，梦迥两道泪痕凝。花旦唱着、哭着，一张满胭脂的脸看起来有点恍惚。阿婆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老伴，以前他也是个大戏迷。有一次为了看一档自广州来的戏剧，工也不做了，竟包车下百里外的哥打峇汝，隔天回来，口中常扑着广州的粤剧怎样好怎样精彩的，人也显得比平时精神。但这样精神的人也死了。死了十多年。屍骨是寒透了。若说有轮迴这回事，相信到如今也是已投胎成人了。阿婆想到这里，不由摇了摇头。

这时，戏棚前坐满了刚来的观众。而在戏棚旁那棵大榕树下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煎香蕉的老妇。小小的火炉亮着火光，一闪一闪的，照在人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

小孩子最高兴了，戏棚前戏棚后的乱跑，童稚的笑声点燃了夜的沉寂。

晚风开始转凉了。

老榕树的枯叶被凉风吹得••的落下。

天上的繁星密布。星光如银的洒在远方的屋顶上，

枯树上，楼台上，栏干上及马路上。

可是这些这些，没有人去注意。

「这是什么戏，，哑哑的也不知在讲些什么，怪难听的。」

「哈！像哭父哭母。」

「走罢！回家看录影带更爽。」

阿婆回过头来，看到身后的两个青年正跨上摩多，油门一踏，震耳的摩多声呼而去。阿婆皱蹙着眉头，一颗心也彷彿被摩多声震得粉碎。

这像那一门话儿来，哭父哭母？阿婆想着。心里被这话绞住。微微的发痛。三千年的文化之一，最终也逃不过哭父哭母这句话的判决。是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或者感情不同了？才使现代的年青人产生这种对大戏的憎恶感！？

戏台上的布景已换了，是一片沙场。台间一个武生舞着一把大刀腾跃。他踏出的每一步，和着雷般响的锣鼓声，显得气动乾坤，威猛无比。而台上不知什么时候弥漫着一片淡淡的轻烟，拂过去，拂过去，把那武生裹得如虚似幻，像在梦界一般。

阿婆拭着看得倦累的双眼，抬头间，她突然看到戏棚上悬着「大东南粤剧团」的布条，在凄寒的晚风里，给吹得晃动且虚幻了起来……

夜深了。

风越吹越大·冷冷·

庙堂口自早间点起的大香柱已快要烧完了·白烟袅袅绕梁不散·有两个老人坐在庙前了，远远的看着棚子戏，他们削瘦的身子，在庙前灯火的照耀下，显得有说不出的寥落与孤寂·

戏已演得差不多要剧终了·孩子们都早已回去·戏棚前只坐着疏稀的十几个老人，他们守着那一曲失落了朝代的歌声，缱绻的恋着，像恋着生命里那一抹黄昏般的岁月·

台上那演从军的武生终于回乡了，夫妻聚首，共唱了一阙相见欢的戏曲·歌声扬扬，人世的悲怨仿佛瞬间都风化成了洋洋的喜乐·哀咽的二胡已不再响起，只有小叮轻脆的档档声在夜空中散布着剧情的乐音·

阿婆站起来，竟感到腰酸骨痛·回头，只见她的小儿子正坐在不远处的车内，等待载她回去·

夜更深了·

当阿婆坐在软软的车座上时，望出车窗外，她看到戏棚间灿烂的灯火在车子的驰动中逐渐蚀落，蚀落……

这时，阿婆突然感到有点头晕·

大戏做了三天三夜。
阿婆也追看了三天三夜的戏。
过后，戏班子走了。
戏棚也拆了。

草场回复以往的平静，冬冬抢，冬冬抢的锣鼓声已然不复再闻了。小孩子在草场上奔跑、跳跃，仿佛已忘了曾有大戏这回事。

庙里的香火依旧鼎盛。来上香的善男信女三三两两。不管有事无事，入庙只求一个平安。

当上香客走后，那老庙司独自坐在庙前，呆然且凄然的凝视着那块拆了棚的地方，心中好似有许多的思念要说，然而说什么也吐不出口来。

晨风，冷冷。
冷冷……………

第一輯



吉 已
已 忘

两 两

且 茫
思 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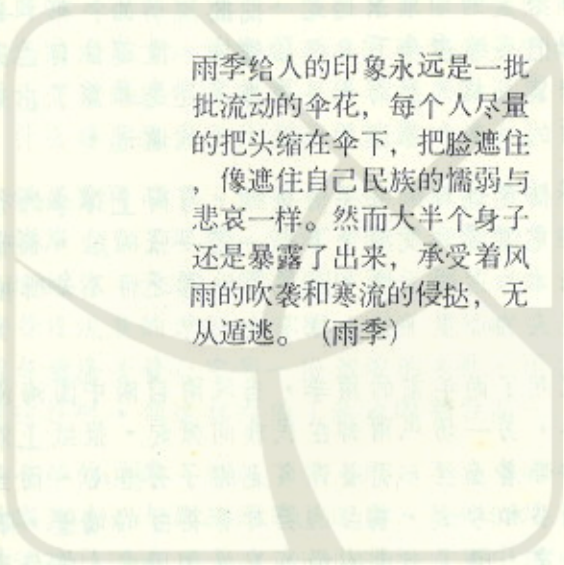
入
第

第

〈草间行色〉

遗落在草间青青的童年岁色，像我时常夹在书里的江南春天，偶尔打开，有星子在屋顶上汲水，有萤火照亮湮远的传说，有纷飞的细雨和凉凉的烟歌。当我匆匆走过，留在身后那淡淡的履痕，一一成了我记忆里一片灿烂的灯火。

雨季



雨季给人的印象永远是一批批流动的伞花，每个人尽量地把头缩在伞下，把脸遮住，像遮住自己民族的懦弱与悲哀一样。然而大半个身子还是暴露了出来，承受着风雨的吹袭和寒流的侵扰，无从遁逃。（雨季）

早晨醒来，风雨已恣意在窗外喧闹了。玻璃的窗面濛上一层白茫茫的雾气。天气是阴寒得可怕，令人渴念起阳光的温暖。

午后，雨还是下个不停。淅沥淅沥的倾泻，下在屋顶，下在山上，下在叶间，下在大地，下在人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烦闷和苦恼。何况再夹上东海岸季候风的吹扫，冷冷，叫人自脚底寒到了心田。

而雨季给人的印象永远是一批批流动的伞花，每个人都尽量地把头缩在伞下，把脸遮住，像遮住自己民族的懦弱与悲哀一样。然而大半个身子还是暴露了出来，承受着风雨的吹袭和寒流的侵袭，无从遁逃。

偶尔下楼走过对街去买份报纸，与街上撑伞的行人迎面相对，竟惊讶的发现伞下那一张张的脸，都带着一片近於麻木的迷惘，像久困风雨后倦乏得不知所措的迷惘，印在人的心里，抹也抹不去。

突然记起了两年前的雨季，当风雨自南中国海漫天的掩来之际，另一场风雨却在民族间掀起。报纸上宋体的小字时常带着血丝，引着许多龙的子孙担心。而当时我却忙着啃书和考试，苍白的脸对着苍白的墙壁，禁锢在小小的斗室，除了书里的经济发展和历史人物与事迹外，就是天地兴亡两不知了。后来考题泄漏，补考。一个长长的雨季就这样在考了又读，读了又考中给悄悄的送走了。倒是华族的争闹与笑剧演个没完没了，时而锣时而鼓的交响喧天，而报上却天天刀光剑影的闹个不亦

乐乎。

次年的雨季，风雨却自一座古老的墓地吹扫而来，阴森冷慄的风，寒了每颗包在黄皮肤体内深处的心。报章印着：「为了美容及发展马六甲市，三保山将铲平。」斯时，南中国海在咆哮。雨丝在天空飘，飘在空中，飘在风中，也飘入了人的眸里。

而在雨季，每个人都渴望能见到一丝阳光，虽然是最微弱的，也好过没有。像相衣寄自台北的来信说：「很想念南海岸十二月烟雨迷濛的季节，更想念在烟雨中看到天空突然放晴片刻那一刹那流来的温暖，窝在心头，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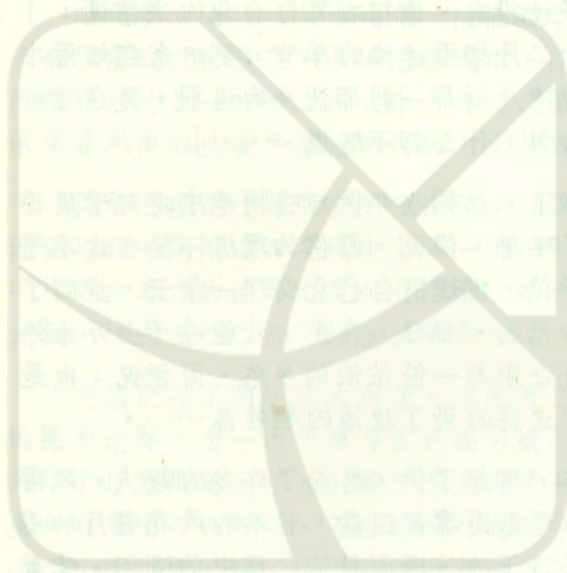
伊最爱雨季了，然而去年伊却在雨季中走向千里迢迢的彼岸。为了理想，伊说。而伊的理想不能在这不平的土地树植，开花，伊遂把自己化成了一朵云，步向了宗族昔日流浪的悲剧。日日，夜夜，只能在千山万水外以泪与酒涤洗着心中那一份浓浓的乡愁。而伊说：也是不想这样呵，却这样的做了政治的牺牲品……。

今年的雨季，想起了伊，想起了许多的故人，风雨中大家为生活与理想而零星四散。昔年的风花雪月和春梦秋云都已随着日子的流逝而凝结成眼中的清泪，噙着族人的命运和耻辱，等待明日风雨歇后壮志的初航。

而今年的雨季，不管会不会泛滥成灾，它都会很快的过去。是的，很快的过去。然而，明年十二月时，雨季将会携同狂风回来叩访这片土地的。到时愿不愿意，

你都必须浴身在风雨中，以不安的心情接受气象台的报告：「预测明日有风雨狂扫，请大家小心，作好准备……」

于是，一首一首的悲歌又将会在风雨中唱起……



山水

我深信，走过风烟万里，我会在现代社会的城市中，找到另一幅的山水，另一种的美感。（山水）

忘了那一天，自己竟学人画起山水来，淡淡的一笔，浓浓的一笔，一笔一笔的画下去，把山和水连接起来，像连接起自己前生和今世的情缘一样。而山水幽情，我为其幽情所困，把风摒弃在屋外，把雨摒弃在屋外，且任风雨在屋外吹扫着它们自己的喧闹。风雨之外，我独坐一室的寂静，心中没有歌台舞榭，没有崩天裂云，没有金戈铁马什么也没有。空灵得彷彿佛家的禅坐，丝毫不存人间的喜怒悲乐。因此，我笔下的山我笔下的水我笔下的人，是远古得难於嗅到烟火的气味。而我也乐於悠游在那寂寥天地春，心与广州闲的小小世界中，负手看那幽古得很中国的山，幽古得很中国的水，並让山水洗涤我久承京华浮丽倦乏的身心，孕育我清灵淳朴的灵魂。

在迷恋山水之时，抬头天空，无意觉察白云翻浪可以为水。蓝天恒立可以为山。飞鸟横渡是轻舟一叶，整幅山水已高挂在那穹苍底下了，顿时心生狂喜，暗庆天地若人之如此有情性，以及惊叹自然界的变幻万千。

又忘了那一天，我突然自沉醉已久的山水中醒了过来，第一眼看到的，是一道灿灿的阳光，阳光下的人，阳光下的事，阳光下高高耸入云天的楼，华美的大厦，纵横四方的道路，而听到的是嚣闹的人声、车声、歌声，捶击着我一片薄薄的耳膜。

放下了画山水的笔，我昂然走入现实中，去寻找现实中的另一片风景。而我深信，走过风烟万里，我会在现代社会的城市中，找到另一幅的山水，另一种的美感。

穿过一街的寒夜

这条街许多人走过，从童年走到老年，从生走到死。街旁每一家的门神冷冷睨视，看尽街上登音起落的沧桑和苦楚。

许久没有在冷夜下独自踽踽走过小镇的长街。今宵寒露更重，清幽的月光更冷。冷冷的月光，照过曾经五陵年少的我们，照过我们并肩走过风雨长街的足迹。如今足迹寥落，登音早息，你的理想和满腔的壮志却萧条成身后瘦瘦孤零的影子了。我仍在小镇，读着你异乡的来信，不禁生有一种落魄江湖的同悲。

生活迫人啊！你说：我已经不再写诗。在现实里头，焚烧的激情熄灭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餐的温饱鞭挞我与时间竞走。而我却时常在时间的镜照中惊见了自己生命的苍白。是的，一间报馆的校对员，我不时在夜里面对着黑暗想着，未来的前途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当岁月流失以后，当我已老去。

走着，小镇的板屋和一排排的商店在夜暗中宁静的睡着。屋里的灯火幽幽从门隙间漏了出来，照在路边。街灯却一盏亮过一盏迤迤而去，向夜的尽头。一切的情景恍若旧年。旧年，该是五年以前了吧？岁月悠悠，在记忆里却仿佛是一阵子的事。我们总爱在晚饭后在长街上溜跬，捕捉灯光在岁月里交织成梦的色彩。或说些学校的功课。男儿的志向是飞浪的志向，向远方●飞。长街长长，光影纷飞，走了二十年我们依旧以同样的步伐在走着。或眺望星星，或看镇里的父老在饭饱茶足而站在门前高谈阔论，或激辩着生死的问题。长街依旧长长，向黑暗的屋丛里蜿蜒而进。

你来信说：依旧是想念从前。是不是所有流逝的都叫人怀念。那乡土的岁月，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成长

的喜悦和悲哀的心情等重地攫住了我。我喜恋小镇，喜恋小镇的夜晚，倚在窗前看楼下熙扯的人生和岁月。还有月光下一片朦胧的山色。每次黎明时醒来，我总不禁有一种哭泣的冲动与伤楚。

星星挂满了小镇的长空，我和自己的影子蹀躞於风里。转了一个弯，前面的楼屋传来了欢愉而清脆的笑声。十一点了，古老清幽的小镇静静地守着一份太平盛世的安定。走过去就是庆天官庙堂，再走过去则是学校了。苍郁的大树立在道旁，黄花纷纷，落了一地。像我们所有的青春。我把思绪埋在深邃的眸里，有一些淡然的感伤随着我的年岁逐渐加浓。

我坐在学校的石阶前，黑暗如潮将我淹没。我想着许多朋友的流失，没有音讯的，像天上的星星在破晓时渐渐稀落。人世间，我总喜爱提起这个句子，彷彿许多的沧桑都摺在里头。世事递变如云烟。想起了你，总令我想起了许多，小镇里的人，小镇里的故事。他们总爱叫你小诗人，小诗人的。你听了只是笑笑，云在青山月在天，你只是笑笑。

你最后一封来信却说：是的，我不再写诗了。一首诗比不上一个面包。现实里不能容许有太多奢望。或许过往的岁月我曾疯狂的认为诗是我整个生命的风景和诠释，但今天醒来，我才明白，我所曾经追求的，只不过是一场虚空。流浪的风是不是会下着雨？我在生活的泪汗里透视了自己以往生命的苍白。诗能够告诉我什么？关于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阐释，在诗之外，在梦之外，

也在理想之外。曾经留在小镇里的岁月都是我生命中斑驳的记忆，曾经写过的诗句我如今已不愿再去想起。生活迫人啊！我想，我必须为自己所有过的滥情和感性负责。不再写诗了，或许是我最好的决定。

石阶凉了，夜也凉了。学校篱笆的栅门紧闭，围墙在夜里显得更阴暗，我凝视着墙下角落的苍苔，感觉到一种孤寂的苍凉。站起身来，拍下一衣的冷意，我走入一个深幽的巷口。穿过冷风，穿过黑暗，我又从另一个巷口走了出来。巷口旁生有一棵老梧桐，以前孩提时我老爱跑来这里听阿川伯讲封神榜的故事，凉风习习的吹，十多年匆匆过去，老梧桐仍在，阿川伯却已安睡在镇后的那块义山底下了。

我把步伐加快，足音在我底脚下清脆的响起。这条街许多人走过，从童年走到老年，从生走到死。街旁每一家的门神冷冷睨视，看尽街上登音起落的沧桑和苦楚。不知不觉中我却走到你家的门前。木门紧闩，楼上的灯火仍未熄去，或者你父亲仍未睡吧！在灯下披着寒衣画山水与练笔。你走后我偶尔上你家。你父亲苍老了，岁月从不留情的在他的头上点上更浓更深的霜华。他见到我，时常拉着我的手说：「多多来走动啊！多多来走动啊！」然而我去你家走动的次数却相继减少了。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离开你家门前时，街上更萧索和寂静。一辆一辆的车被泊在街边。街灯很亮，给人一种凄楚的感觉。一种无奈，一种慵倦，自我生命深处流泻。我想到你曾经写过的诗：一局棋以后／我眸底的霜

意更寒了／许多的梦都纷纷落下／如落在屋外的灯色／
而那时／我已倦了／那时／你已老去……………。

回到了家，心中汇聚着一些温暖。日子还是会一天一天的过去。忧伤和欢笑还是会交替的来袭。我从来无意去抹掉岁月所走过的流迹。坐在桌前，我突然想起要给你写一封信。告诉你我的近况，告诉你生活从来不会给人失望，告诉你大地的儿女不应该有深沉的哀伤。但执起笔来，却久久不能落下。而窗外的黑暗更深，更沉……………。

这时，窗外的暗巷传来了清凉幽远的鸡啼。凌晨二点四十分了。星子开始沉落，我却怦然想起新春的临近，那爆竹和笑声的喧动，又再会是一种怎样欢闹的情景呢？而那时，许多旧窗的同学和朋友都会回来。那时，我必会陪你们走完这小镇里的长街短巷。

最后，我终於在青绿的信笺上写下：新年将近了，所有伤逝的泪水也该抹乾；所有风沙的尘面也该拭去。在逐渐剥蚀的年岁，让我们生命里嵌下一切所有的希望和期待吧！小镇的长街，依旧在等待，登音敲亮的阳光长长长长……………。捻熄了灯，我想，要走的，最远最长，还是生活的那一条路。远方，鸡啼得更响更嘹亮了。

突然，我想起了祖母，想起了祖母在夜中沉思时亮起的双眸，那算不算旷野中两盏失落的灯火呢？

灯火

那个时候，住在野镇。夜深时，寒风飒飒，简直可以把人吹成一片叶子，飞出云天之外。可是我却爱在这个时候，站在屋后的阳台，看着野岭中的灯火，一盏又一盏的在我寒凉眼眸中逐渐的熄灭，最后只留下一片黑暗如同原野的广阔，延伸向天的尽头。

或许是人在异乡，时常感怀泊如寄的不定，像东坡词里的点点滴滴，家在东南，常做西南一别一样。所以，一到了子夜过后，总不忘带着睡意，披衣在阳台上小立，看灯火，看灯火中的沧桑中的岁月，像一尾鱼，搁浅在生命的沙岸。

而我看灯火，看得风多露重，年月老去呢？或是灯火看我，看得花落人亡，地老天荒？其实，一切都不必去计较了。像小时候，只为了满天的星星，却把夜守成了寒吠声声，守成了母亲倚门召唤的温暖，只是长大后，那全是一场空梦，幽深如一口古井，再也掏不出一些回音了。毕竟，路仍迢迢，夜仍漫漫，要走下去的就不许回首。

有时候回家，百里的路程，巴士在夜中迅速的穿过黑暗的旷野。窗外，时不时挂着三三两两的灯火，在风中摇荡；在旷野中亮起，重山重水的迢迢相照，一直照到我的家门。只是那旷野中的灯火都是凄风里的孤魂野鬼，在失落的年代里，寻不到一条归乡的路。突然，我想起了祖母，想起了祖母在夜中沉思时亮起的双眸，那算不算旷野中两盏失落的灯火呢？

在野镇，活在承平的灯照里，先祖那种流离的生活已成了远去的传说。如今，已没有风沙，已没有雨弹，有的，只是一对如相思鱼依偎着流过长街的情侣，或是相看尽是乡愁的游人浪子。许多故事在这片灯火里燃烧，然后都一一化成了梦，睡在每个乡人温馨的枕上，睡成了永夜里的一窗图景。

在这里，我只是个寄旅，一眼的倦意牵带着一江的月涌星流，或看灯起灯落，或听风吹风息，或感心愁心喜，而野镇里的人心是淳朴的，一如野镇里的灯火，散发着幽幽的柔光，照到人的心里去，却有说不尽的温意。

后来我离开那座野镇，三年来在野镇中看过的灯火都忽而全开在心中，然后一盏接一盏的都亮到我底记忆深处里去了……

流萤亮过的记忆

而我们的童年就在萤光点照下的路中走完。一路无风雨，教萤送君归。呵！归是归了，可是萤光乡野如梦啊又似桃源，我们何其有幸为乡野中的儿女，历尽人世间大自然的美景。

以前乡下尚是个古老的乡下，野外四周生满着原始般的丛丛树林。一到晚上，因为乡间还没供电流，因此家家都点起土油灯。当时土油灯是用瓶罐做成的，粗陋简单。在一灯如豆幽幽的映照下，屋内显得暗淡迷离起来。一旦有微风自屋子的隙缝间吹了进来，灯光就会随着恍惚摇曳不定，一时之间，家中的桌椅也彷彿浮动。啊一切都不真实了起来。而屋外散发着一片祥和的静谧。有时在风清月明中，可看到闪泛着月光的椰叶在风里娉娉起舞，那舞姿像余光中笔下的发神一样：只见一头秀发嫋嫋地飘起／又飘落，把寂寞的天地／飘满她乌丝纤纤的浪纹／和波影迥处，淡淡的荷香。且舞且歌，沙沙沙的妙音，犹似发自万籁的天琴，豪放中带着温柔，温柔间含着壮丽。清人耳目，净人心灵。有时也可听到了清亮的声响，一声声的传自暗濛一片的丛林里。当风多了，牠的声音就低沉下来，也有时月淡星繁，星子蛀满了整个天空。在星空下，远远可眺见丛林外有几间小亚答屋，屋蓬漏出了丝丝微弱的灯光，灯光像盏盏的萤火，在林间明明灭灭着。这时候，乡人吃饱了饭，反正没事做，於是就拉了小棍子或什么的，来到庭前，一边看夜景一边把扇低话家常。有些阿婆阿公就讲起故事来，孙子们围成了个圆圈，小的还咬着奶嘴赤着身子，大的则听到连嘴都忘记合上来。一时间，话声笑声弥漫整个夜空。偶尔在他们的谈谈笑笑中，有一两颗星子自天际边殒落成流星，且拖着亮丽的尾巴急促的堕了下来，当孩子们抬头发觉，尚未发声嚷着伸手指着时，流星已隐入一片黯黯濛濛的丛林中了。孩子们却不失望

，他们抬头等着，等着看另一颗流星的殒落，好让他们在流星殒落之前，来得及合上掌许下愿望。夜深了点，年岁较高的乡人因耐不住屋外的风寒，於是都回到屋中去，只剩下年轻的及一些小孩子在庭前谈天嬉闹。而远方的深巷有下一下没一下隐隐传来了寒犬的吠声，吠声如豹。这情景就像王维夜登华子岗所见的一样，只是缺少那份村墟夜春，复兴疏钟相间的空灵情调罢了。

在这时候，我们几个小瓜老爱跑到屋前一块空阔的野地，野地丛草散布，在不晴朝的夜天时，倒也显得阴阴暗暗，可是一旦有月辉或星光的映照下，那野地彷彿给铺上一层层碎屑屑的银碗，在幽暗中散发着银白色清寒的光泽，闪亮着。在野地的中间有一棵枯老的树，枯树千枝万枝的枯桠像怒剑，狠狠的刺向天空。我们就在那野地上追逐，犹似落疆的野马，归海的游龙，破笼的鸢鹰，海阔天空。欢笑声如波浪纵横海面，似轻风拂向绿叶，响彻空霄，而点点的萤火是我们追寻的梦，梦界空灵若水晶天国。荧荧毫光，散布於一路杂草荒地，照出一个凄迷的方寸世界。盏盏灯火，像古代住在圣地麦加北方的欧阿沙族士於广大的沙漠上执着火把寻找他们心目中神明的所在一样。一闪一闪，在黑夜长途旅客底眼中，激迸出了一朵朵火花般的温暖。有时流萤繁多，漫天飞舞，映入孩童的眸中时，尚错误是天上的星子倒悬於烟火的人间，呵！置身其景，若置身於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

那时我们以月为烛，以星为灯，然后手扶月光星辉，照开一条幽暗的夜路，且十指张罗结网，披风狂奔於

野地，追捕着一点点的萤光。萤光点点，突明突灭，宛是幽灵的眼睛，一睁一闭的在偷窥着世间的景况。当然，我们捕萤时绝非像小杜那样以轻罗小扇罩之，而是布掌成谷，网之於内，然后再把抓到手的流萤安放在一个透明的胶袋，於是我们就这样掌起一盏乡野淳朴的夜灯，哼着不成调的曲儿，走遍村里的每个角落。萤光虽然暗淡，却也能映照出眼前漫漫长路，並把我们身后的影子拉成瘦长，瘦长，瘦长的如椰身一样。

有时因追捕流萤，不慎踢着石子，整个人跌了下去，手中囚萤的袋子飞落，一时流萤自袋口飞出，飞舞而散逝於草丛，当时脚痛心恼，以致眸剪满眶泪水。

捕萤兴起时，倒是忘了家的存在。一直要等到母亲在庭前召唤或跑来扭着耳朵才肯乖乖的回去。回去躺在床上，眼却老是不肯闭上，只死瞪着袋中的流萤不放，惟恐人一睡，流萤就乘机飞逸无踪。可是窗外不远处的丛林间若传来了夜枭的悲啼长鸣时，我的人就会抖着把头缩进被盖里，心中又怕又惊又挂念着袋儿里的小星星，最后还是拗不过睡神的召见而在迷迷糊糊中睡去了。睡中若有梦，梦里必有萤光漫舞，舞点过一山一水一草一树，顿时，连整个梦都玲珑晶莹起来。

而我们的童年就在萤光点照下的路中走完。一路无风雨，数萤送君归。呵！归是归了，可是萤光乡野如梦啊又似桃源，我们何其有幸生为乡野中的儿女，历尽人世问大自然的美景，如我们的祖先一样，能与大地万物甚至小如萤虫的同呼同吸，共同並活，坦达的，淳朴的

，令人心生自豪。因此我时常想，若能做个图中人，恒永守着乡野中的那片天地。今生不改，来世不变，那该有多好啊！

后来乡野步向文明，丛林杂草除尽，高楼大厦一栋栋的起而代之。黄泥路不再尘扬，椰树不再婆娑，炊烟不再飘缈，流萤不再漫舞，一切一切的乡野风貌已不再。井田制度的王国塌了，当风吹过，已没有一片绿色在空间沙舞；也没有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的画图景面。有的只是冷峻的大厦，炎夏的天空。到了夜里，孩子们都聚在温室中追逐着一集集的录影带，那是他们的梦，他们快乐的寄托，而他们的童年就这样呆板乏味的被钉死在那四四方方的箱子中，然后被风乾，风化。

啊！如今，哈路利亚，我再找不到那提着盏盏灯火游行於丛草间的流萤啦！可是我底记忆，仍然飞舞着一闪一闪微弱的萤光，是的，一闪一闪地，照在我曾经留在乡野中的一路脚印，照亮了我一颗淳朴豪放的心灵。

远逝的烟歌

每次回到乡下，我总要在屋旁那块空阔的草地上以期待的心情抬头远眺，再看有没有一道白沙般的烟自千户万户间坐风起舞于空间。

已经很久很久没看到一带濛濛蛇游上升的白烟啦！记得以前在乡下，每到黄昏，夕阳残照时，乡人老爱把枯枝枯叶或自家中搬出一些废纸杂物什么的，然后在屋旁的空地上把它聚成一小堆，再点上一根火柴燃下去，倾刻间火一旺，火花就在火团中四溅飞散，一点点的像流星受放逐自银河，舞起半天高。间中还参杂着必剥剥的声响，那音调若农家妇女以新砍的山柴在灶下煮饭时发出来的一样，很悦耳动听呵！可是最叫人着迷难忘的，还是那缕缕袅袅上升的白烟，徐徐的直升上去直升上去，彷彿像一条乳白色的带子，想要直攀到天空去，去与朵朵的红霞共舞，舞一曲烟云斜阳梦。只是烟带尚未升到半空，就被冷冷风一吹一扫下，给吹扫得了无踪影了。有时风大，白烟刚散发出来，还未升上去，让风这么一吹，濛濛的一片白烟掩了过来，令人一时睁不开眼来，那烟气也很刺鼻，若是不慎吸了点去，一定会咳个不止，可是小时候，我们倒觉得这样才好玩。风往东吹来，烟向西掩去，於是我们也一窝蜂似的跑向白烟过处之位，然后双手乱摆十指乱抓的，想要去网住那迷濛的一片。其实我们是知道烟是抓不到摸不着的，这只是图一时好玩罢了。但还是乐此不疲的追逐着缕缕白烟且嘻嘻哈哈个没完没了，直到阿妈拿着藤条赶了来，才啊的一声四散而逃。

后来看着乡人每隔两三天就要烧一次枯枝野草，让白烟弥漫空间，这倒是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於是就拿这问题来向阿婆请教，过后始知其是用来驱逐蚊子。说起蚊子，倒是令人烦上老半天。因为那时候家乡还未开发拓展，因此丛林处处，野草杂生，正是野蚊滋生的好天

地。一到夜间，蚊党无忌，呼朋招友成群结队来个大攻击，在暑夜时尤甚，“嗡嗡”的老往你耳际狂舞乱唱，直吵你到天亮都不能睡个好觉。有时给它吵得恼了，就左一掌右一拍的拍打起来，一时之间，拍拍的掌声此起彼落响个不停。可是说也奇怪，一经乡人引烟薰屋后，那一两天之内，蚊子倒是消纵灭迹了。以后我们知道蚊子畏烟，於是也学着乡人一样锄草焚烧，让烟散布屋外四周。当然，这其中闹着玩的份儿还是最大。

只是稍为长大后，这玩意儿倒是传了给弟妹。自己已是没有凑热闹的头了。反而喜欢站在远处驻足欣赏缕缕白烟时曲时直的升向天空，然后散了开来又风化无踪，很诗情很画意的，且具有一种难以言喻古典美的意境。啊！是大漠孤烟直的那种。是芙蓉旌旗烟散落，景动倒影摇潇湘的那种。是野村孤烟袅寒碧，水乡残叶舞愁红，楚天阔，千里溶溶的那种。是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昏鸦的那种。真个能动人心魄，消人心魂。有时看得呆了，竟不由然想起西子昔日捧心时雪白般的袖，在寒风中翻舞斜阳时，是否凄迷得一如这道袅然上升的白烟一样，要不又能够迷惑夫差的心倾倒夫差的国呢？想呵想呵，自己竟迷失在烟阵的行宫里，而忘了回家。

不久离乡进城深造，在繁华的城府，倒也是看到许多烟，举目四望，抬头转顾，无处不见烟踪烟迹，只不过不是纯白如雪的烟罢了，而是令人看了要紧蹙眉头的乌烟瘴气。那千缕万缕的黑烟，自工广的烟窗上喷了出来，如一条乌龙，扶摇而上，直冲九霄云汉。啊哈！看久了，整个人会晕倒下去的。这令人更加思念起乡间黄

昏时自家户户屋顶间缓缓升上来的坎烟·坎烟万缕，托着淡淡的远山，托着泊绿的矮树，那风貌只有在图中才能寻及·要是在雨天时，坎烟升不上去，只老是紧贴着屋顶漫游，弯曲不定，很凄迷很动人的·但如此凄绝动人的景色而今已成了绝响，现在每个家庭都用电煲煤炉的文明产品，谁还来以木柴烧饭煮水·坎烟自也是随着文明产物的广用而成了历史里的文词啦！

犹记得有一次，与友人清谈·当话题突然转向了白烟时，友人个个皆有感叹，脸现沮丧·他们都是来自乡野，是山林下的孩子，是乡野中的精灵·白烟或坎烟自也是他们童年里的一部份曲调，早已渗入他们血内，嵌在他们的心板，它在他们底生命里是永难擦掉永难磨灭的·而今离乡背井，那缕缕白烟也已离开他们好遥远好遥远啦，遥远得恍如隔世那般·

『白烟？在风中消散了，像我童年的纯真一样，消散了。』

朋友的语声像是在哭泣着一缕幽魂的远逝，有说不尽的无奈述不尽的凄凉呵！当时我们其他几个听了这话，谈声顿止，室内一时沉静起来，彷彿也在默哀着那缕古魂的远逝一样·

而无可否认，我们身在文明里，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而在一路成长的追追逐逐中，有许多遗失在路后的，已是难再拾起来重温旧梦了·有时偶尔忆将起来，也只徒得一声无奈的叹息罢了·

如今，农业社会乡村风情已在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失却其纯朴淳健的特色了。坎烟漫舞的天空已不再，且在时间的流逝中湮没成一点句号。以后的孩子，可能谁也不知道坎烟是何物啦！

每次回到乡下，我总要在屋旁那块空阔的草地上以期待的心情抬头远眺，看再有没有一道白沙般的烟自千户万户间坐风起舞於空间，然后再回溯孩童时烧烟的乐事，或追思昔日在黄昏下眺望坎烟袅然直升情景。让我的思神，乘着时光的逆舟，流回往昔的日子去。



星子

星子

没有星，夜或许会变得很冷清。没有星，夜也或许会变得更寂寞。没有星，许许多多夜的故事星的传说乡野的怪谈，永也远不会化成一溪流水，注满我童年碧绿的湖心。

没有星，夜或许会变得很冷清。没有星，夜或许会变得更寂寞。没有星，许许多多夜的故事星的传说乡野的怪谈也永远不会化成一溪流水自祖母的口中溜流了出来，注满我童年碧绿的湖心。因此，星这个字无形中已嵌上了晶莹亮丽的光芒，高高地悬挂在我底心谷间，伴我渡过无数个凄寒的人生夜路；照亮了我寂暗的茫茫漫漫人生长途。而这些年来我爱星，爱星成狂，且把自己塑立成一棵树，一棵会言语会走动的树！然后把自己投入嚣闹的红尘，洗风涤雨，披雾浴露守住半边的天空守住星辰的剑芒。並以枯瘦颤抖的双手捧住那道自迢迢银河间挥下来的剑芒，默默带回那古老的家居，以期去点亮那盏尘封已久的风灯，然后把它挂在门前那破旧的屋檐底下，让那幽幽微弱的灯火，在前指引，点点晃晃携带我进入梦中祖母温馨的怀里，半醒半睡地听着她那说不完的传奇讲不完的故事，还有，还有那看不完数不清的星星。

看星，对我来说是一种无上的享受。自黄昏掀起黑衣，黑衣挂上云霾，我已悄悄立在门前，看一盏盏的星星闪烁着一朵朵的晶晶，带着凄寒的锋芒划破沉沉黯黯的空际，直射入我透明的眸底，且在那奇妙的水晶宫中迸溅出一个迷濛美丽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或许有风，也或许有浪，风和浪轻轻在呢喃着一些情语，温温柔柔，剪满了许多久已失落在记忆窄门中的童年趣事……。

记得小时候在老乡，夜的黑衣一穿起，四周都是暗寂寂，这当儿，虫儿们也会乘时而兴，乘兴而歌。当时

许多乡
流了中
间，茫
茫把自
自己天
空迢迢
期去旧
的晃晃
她那数

起黑
的星
黯黯
官中
人，也
柔，
……

那是暗
，当时

，乡中尚未装上电流，电光没有电视当然更没有。而乡人在夜里唯一的娱乐就是一一睡觉。小孩们则在夜空下追风随月蹦蹦跳跳地在草丛中捕捉一只只的流萤。我因为年小，所以祖母禁止我跟他们嬉闹，在这样百无聊赖的时刻，我总是独自坐在门阶前，抬头看繁星在晴朗的空中或有雨雾的天上密密麻麻注满了整个空际。

有时祖母也会悄悄来到我的身后，把我抱起，坐在她的大腿上，然后祖孙俩就面对着屋前那片丛丛的黑森林，谈谈笑笑。偶尔在笑声中，借着星光的照耀下，我看到祖母的眸中挂起了薄薄的一片雾云，啊！不，是泪影。泪影里彷彿有一条缥缈的长长江水，曲曲折折流自一个破碎的山河。

最难忘记的，还是一颗最明亮且最大的星子。有一次，祖母指向北方这颗星子时，唇口颤动，彷彿想告诉我些什么，可是当那颗星子的剑光自迢迢的银河间化成了一条江水流入祖母的眸底时，从祖母眸中流下的，竟是两行热泪。我不知道祖母为什么看到那颗星子就会流泪，直到如今，我也只能隐隐约约明白个大概罢了。

在日子的流转中，在昼夜的递嬗里，我儿时的许多乡伴都不再捕捉那点点流萤。他们两手并动，十指张罗，日夜相继，不停不息地想抓的想捕的想网的，是世间的名，红尘的利！而那盏盏的萤火，再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起了。

只唯有我，仍还迷恋着夜空里那万盏晶晶，而且还守了二十年的星星。在这漫长的日子中，我所看过的星

星，有亮丽的也有昏暗的，其锋芒有利如匕首的也有纯如锈剑的。然而当年祖母她老人家所指的那棵最大且最亮丽的北方星子，我已经不再看到它的芳踪行迹了。或许它的踪迹它的讯息，犹似一尾带着晶亮水花窜出水面上后又溜入深邃无垠的水中之鱼，把一切凄迷的故事一切美丽的遐思都带入那蔚蓝的水里去。然后将答案全都写在圈圈的涟漪里，而要人在虚无中去寻寻觅觅它的神秘。

每次倚立在风里，看我的衣角激越如刀锋在寒风中翻飞。看我傲岸的身躯让夜色任意吐噬。看远方匆匆忙忙如行屍走肉的夜归人。看邻家的子女全聚在录影机前的情景。我总会微微叹息，然后想起乡中的祖母，还有祖母那头皚皚雪白的霜花。现在，星子虽然不会随着人类的文明而消声灭迹。星子依然点点高悬长空，星花也依旧盏盏莹莹。可是纵然我把全部的星花带回去，相信再也无法染黑祖母头上的白发，亦无法再煽燃祖母脸上的死灰。

或许祖母她老人家什么星光什么月辉都不要，她要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自己的孙子在人生的舞台上，吐气为狂飚，摊掌为森林，还有带回张目为星辰的光华……………。

沉暗的岁月在沉暗的木牌上刻下了一首悲歌。我不知道这首悲歌该怎样唱。真的！我不知道。而古老年代中的爱和恨都彷彿被雕刻了进去，形成一只最原始的狼，仰天悲泣着命运被历史钉死在那冷硬无知的木牌中，让人焚香供奉在残黄了的记忆里，一如供奉着半卷褪了名姓的家谱。

而许多年了，我仍不能在脑海中抹下那一幅画面：一个少年在风雨中看着一个老峇峇撑伞走来，老峇峇的双眸深寒得宛如一个无底的洞，里面填满了许多悲凉的故事，又彷彿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空洞着，而他的左手捧着一座木牌，如捧着一座无主的神位。木牌被雨水打湿了，雨珠在牌面滑过，像泪的滴下，他的颜面苍冷。前半生的忧患和后半世的委屈，一笔笔的犹若史书一样写在他的脸上，少年念不出而只能呆立的看着，然后一切在雨中竟成了模糊。

许多年的事了，许多年的故事。老峇峇或许已做了尘土。而我依旧不能忘却他那带着凛冷的话：我们彷彿是一树的叶，活在没有阳光的世界，苍白得忘了自己的语言。岁岁年轮，我们祖先的歌传到了现代却让我们唱失了调。五百年，一阙悲歌，一段沉痛的历史，我们的记忆不胜负荷！爱和恨都在这土地，希望和心灰都在这国土。同化，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淡淡的声调，没有无奈也没有激昂，风化成刻骨铭心的烙在我体内。多少年了，若是泪早已干涸，若是爱早已消无，而那句话却随着我的成长而成形，永不磨灭

。有时，突然听到友好以马来话交谈，我会不由然的想起了那个老峇峇的话。人，顿时像被迫吞下了一颗炮弹；心，於是痛成一片破碎的山河

犹记得小时候，一夜的星空，老祖母爱执把扇儿坐在门前的榕树下，谈日治时的儿女情仇，悲壮的年代唱不尽悲壮的歌；开荒的岁月有流不尽的血泪。祖先赤着上身顶着日月，用结实的脚踏出了芳芬的沃土。以青春的锋锐平拓了万里的森林而成千城的繁华。一小段的故事听在我心里，却激起了汹涌的血浪狂击着我当时瘦小的胸岸。而我告诉自己，当有一天老了，我会把这故事讲述给后代的子孙听。

如今，我们的族人在做些什么？争闹的笑剧如昏鸦的喧吵，丑态太多，民族的人格和自尊被削成了畸形。目光如豆，舞狮竟成了五千年优秀文化的统称。酒后大谈团结，醉醒各散西东，一段一段悲耻辱屈的历史，读到的只是手足相残和争名夺权，前途是迷茫，希望也是迷茫。这样的一册历史，难道还要我忍着心痛和泪泣的读下去吗？

「我们祖先的一切都已化做了图腾，像这木牌，那个年代和那种文化，只能奉祀，而永远再也不能延续了下去……」

捧着那座木刻的图腾，我用手拂下了牌上的尘埃，一只很清晰的浮现在木牌上，引颈向虚无的青空，却啾嘶不出半点声息。

祖先南来后的开荒拓土，祖先居定后的成家立业，民族的气候渐趋成形而结实。然而现今，争吵却削弱了民族的本形及元气，华裔的色彩已被时间和局势，点点滴滴的蚀褪了颜色而变质。或许有一天，是的，或许真的有那么的一天，当我们十几代的子孙冷淡的用老峇峇那种悲哀的口气，对他的孙子说：

「我们祖先的一切都化做了图腾，像这木牌，那个时代和那种文化，只能奉祀，而永远再也不能延续了下去」时，啊！请不要惊悸他们不会讲自己的母语，甚至自己血肉般的方言，也不必惊讶於他们会说出这种话来。懦弱的民族，若不是被消灭，就是被同化，这是千古已定的史论！

而在这块我们祖先曾经洒过血流过汗的土地上，我们是懦弱无能的民族吗？

呵！我不知道，是的，我不知道。一如我不知道木牌上那首无声的悲歌该怎样唱！

冲出这雨城

每个人在街上匆匆的走过，
谁都不想让身上的衣服沾湿。
可是，生活却湿漉漉的像
刚从雨中走出来的雨衣一样，
卸了下来，还滴着水，甚
至在梦里，也大雨纷飞着呢
！

雨季来了，淅沥淅沥的雨打在玻璃窗上，时歇时急的敲着，像个侵略者想破窗而入。街上的行人缩着身子撑伞走过，大家脸上都木无表情的，这雨，每年都一次，习惯了，也就当着平常的日子来过。

以前，每年的雨季，困在这雨城，楼上听雨楼下听雨，雨声长长的敲了十二月的门才离去，给人一种倦闷之感。有时出门忘了备着雨伞，走不了两步，就被大雨追了回来，心中是恨到了极点，可是也无可奈何。

而雨季，城在雨中，雨在一片凄寒的风中，流过来后又流过去的是一批批五颜六色的伞花，每个人在街上匆匆的走过，谁都不想让身上的衣服沾湿。可是，生活却湿漉漉的像刚从雨中走出来的雨衣一样，卸了下来，还滴着水，甚至在梦里，也大雨纷飞着呢！

只是大雨没来前，谣言和恐吓不断刷过无辜的白纸，历史被否定，合作社被判了死刑，争吵，抗议以及示威像风暴袭来，令人喘不过气。如今，雨来了，更令人感到刺骨的寒凉。小市民低着头活在自己的阴影下，胶林在哭泣树在哭泣海在哭泣，而太阳还在山的那一头沉沉的睡着呢？

在雨季，车进雨城，总不禁想大力的踏着油门，心中大喊着：「冲出这雨城吧！」

深深夜雨打芭蕉，窗前儿女笑无聊。

这雨已无所凭悼了，古典早已死在今夜大雨的倾盆之下。雨在下着，自庄周的梦里一路下到今夜这无歌无梦的夜里，黑暗的窗外旋转成形，在急雨中摇来荡去，摔压再摔压，一团沉沉重重的黑，张牙舞爪而来，叩着窗门和屋顶，滴滴答答的森寒冷悚，锥到人的心里深处去了。而我坐在灯前，依着一分光亮，读着历史。历史叫我们爱国，历史告诉我们爱是不分彼此。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家，我们爱这里的土地和红花。这时，窗外的枯树上却有几只乌鸦呱呱的叫，凄寒的叫声和着凄寒的雨，冷了灯前仅有的一心温意。

雨下在今夜，夜下在历史，历史下在记忆。我想起一个印第安人的老酋长在书中曾经这么说过：「上帝为每个民族塑造着各自的碗，如今我们却把先祖留下来的碗打破，今后只能低着头用别人的碗饮水、吃饭、生活！」啊！这不禁令我想到峇峇和惹娘，想到皈依了清真教的大舅，想到每天爱以马来语交谈的亲友，想到我自己呵我以后的自己！国破方知人种贱。可是国未破，山河仍在，花却已溅泪，鸟也已惊心，人种呢人种？只有醉生梦死的一天活过一天，夜夜杯传千盏，饮胜。啊！饮胜。

今夜雨恣意的下着，窗外的路没有灯照的指引呵！

风狂雨狂的，谁敢独自上路？而独自上路的人都被雨打了回来，也有人躲到暖暖的沙发上看录影带以及盖着厚厚的被躺在床上睡觉去了，谁想穷无聊的去赴这场雨呢？让雨下在窗外吧！

雨下着雨下着雨下着，让长长的雨一路下着去吧！清晨醒来，屋外的土地或许会翻着几只死蚯蚓，或许路旁的一棵老树连根的被拔起，也或许什么也没有的晴空万里……

就让雨下着吧！

天一直阴沉沉的，雨下了再下，低陷的地面积着水，水泽一片浮着枯枝败叶。偶尔有车辗过，水花哗啦哗啦的四溅飞散，路过的行人只好赶忙用伞挡住，可是还免不了湿着一身回去。这时，凄寒的是雨，雨在冷冷的风里，风在深深的林里，林在远远的山上，山在一片烟雨迷濛中。烟雨迷濛，总是美丽的，然而美丽的背后，时常有一层重重的阴影盖着，令人喘不过气的想努力张口呼吸。只是吸进肺里的气，也是一股冷冷的。心，就寒到了底。

早上，我坐在寒雨的窗前，读着庄子的「人间世」篇，当读到孔子适楚，楚狂游至其门唱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

免刑焉……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昼地而趋！……」不禁悲从中来。儒家那济世平民安天下的思想，也未免被人所笑。如今，在这蕉风椰雨的一片土上，有道无道的，呼风唤雨自任来去。烟雨迷濛，言语迷濛。民族的香火在风雨日夜年年的狂蚀下，谁真心的去重修点照，又谁坚毅执意的去守卫它而以免熄去？

坐看窗外的一季烟雨迷濛，心是老多了啦！毕竟今年的雨季已非去年的雨季。我想，今年的雨季也一定老了吧？……



村之暮

村之暮

每个人都会长大，每个长大的也会在岁月中睁开一双眼睛去向和探看外面一个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所以他们也走了，进城里去。村子里现在只留下一些更老和更小的人。

如果说这是你第一次到我们的村里，我的孩子，你是不会呆下很久的，你看，那条路，有车子碾过，黄尘就会满天飞舞，路两旁的树木都被盖上一层厚厚的尘土，叶子是黄色的，屋子是黄色的，甚至阳光照了下来也是黄色的。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孩子，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于每天浆洗着黄黄色的衣服和汗水。如果说你十二月来，孩子，十二月，雨季啊！整座村子都陷入一片黄褐色的泥沼里，走出去回来，半个身子沾满了黄屎色的泥巴。黄屎色的泥巴罢了，孩子，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许你并不明白，我们全都是干粗活来的，粗皮硬骨的人，承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和生活方式生活下去，我们并不怨恨这种艰苦的生活，事实上，我们喜欢这种生活。

你问这里有没有电流，喔！孩子，这里是没有电流的。一到晚上，我们就挂起煤油灯，然后，坐在屋前，看田野上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在风里飞舞，看满天的星星在做梦，或听流水，虫声和蛙鸣在月光里漂浮。但孩子，我知道，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里的黑暗。黑暗是一种单调的寂寞，没有城里的霓虹灯光亮和迷人，还有，这里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机，没有电影院，什么都没有。如果说生病了，孩子，我们就把生命交给上天去决定，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力，我们就是这样的活着，然而孩子，我们并不希望别人参与我们的生活。

有一次，应该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时城里的卫生局派了个医生来，说是要在这里照顾村民的健康。医生就住在河边庙侧靠右的第三间屋子。那！孩子，你看，就是那间盖着白色梓板的屋子。医生和我们谈起这里朴实的生活时，他豪爽的说喜欢这里的原始。可是孩子，不到半个月，他突然患了疟疾，整个人瘦得不成人形。病中他呻吟着，咒诅着。我们去看他时，他的两眼已深深陷了下去，双颊消瘦而苍白，躺在床上的身子动也不动，但我们可以感觉到他那一脸所含的怨恨。不久城里来

了一辆救护车把他载了回去。在他临走前，听说他和着唾液吐出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人间的炼岳，就让他们去超渡自己吧！」然而，孩子，我们并不怪他，真的，我们并不怪他。从此，倒就没听说卫生局再派人下来了。在七月的果季时，偶尔还可以看到城里的几个游客，但也是匆匆的来匆匆的去，谁也不愿在这里多逗留一刻。

是的，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啊！荒山野岭，孩子们都这么说。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稻田里种不出荣华富贵，胶园中也割不出金玉满堂。所以村子里的孩子们都背起包袱走了，进城里去。现在只留下小的和老的守着这座破落的村子，像我们。孩子，像我们如稻根一样深深的扎住在这片厚实的土地上，在风雨递变中的时代仍坚持死守着对这片乡土的爱，不变的，生生世世不改。或许，孩子，你还不明白我们心中的这一份感情，但孩子，总有一天你会长大，也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什么叫乡念，什么叫乡情。只是我们并不阻止孩子们离开这里到外面去，他们有他们的理想，他们也有他们自己选择的自由。

暮色来得好快啊！孩子，你看西边的山头，重重的山脉一层淡过一层，再远些就是你住的大城了。每一天黄昏，我总爱在这里眺望着那一脉的山山树色，感觉上这里有我生命的源流，离开这里，我的生命或许会枯竭。所以去年我的大儿子写信来要我卖掉这里的土地和屋子，然后搬到大城里和他们同住，过着含饴弄孙的晚年，但孩子，我却毫不犹豫的把那封信烧了。我为什么要离开和我一起长大及老去的花草树木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呢？还有那片稻田，孩子，你看，那如浪的稻穗在风里奔腾，不久就可以收割了，只是孩子，那时你已经回到城里去，看不到我们在田里高歌的欢乐情景，也看不到我们丰收的庆典节目了。

风开始转凉了，孩子你冷吗？披上我的大衣吧！然后我们再到庙里喝杯茶。就是这座庙了，里面供着观音娘娘，四百年的历史了。可是四百年的历史又怎样？还不是照样有人企图把它翻了下来，于是流言四散，说这庙周围十五方里内藏有丰硕的金矿，并且引来了一群地质专家的探测，然后政府说要开采，然后谈到土地问题，谈到庙宇的拆置，谈到发展。然而孩子，我们并不须要这样的发展，我们要一个平静的生活，我们要这座庙和村子一起存在。我们拒绝妥协！就是流血，我们也誓将这庙保留下来。这关系到他的神圣和我们村人的尊严啊！所以我们一村同心团结坚持到底：金矿可以开采，但这座庙绝不可以拆除！

那时，城里时常有大人物到这村子里来做访问和拍照。报上关于采矿的新闻也时不时在这村子里不脛流传。还有我们高涨的情绪、迷惑、不安和慌张。

「他们是愚蠢的一群，为了一座古庙和破落的村子而摒弃了繁荣。啊！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如果说金矿开采，有道路，有水电，他们的孩子也会从老远的城中回到他们的身边，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呢？……」

有一个大人物在城里这样喊着。可是孩子，我们不能没有古庙呵！它是祖先灵魂的所系，我们活着，也只不过是要保留下这一点点，好让后来的子孙知道自己的信仰和认清自己本来的面目。我们不能迷失自己啊！孩子，你能听懂我的话吗？你能感受到我内心那种无法表达的情爱吗？是的，对这座庙。

孩子，先上三柱香吧！观音娘娘会保佑你的。村里的人都相信，来到观音娘娘的面前，什么灾难和病痛都可以化解消弥的。就说六年前吧，这里发生了一场霍乱，原以为死的人会很多呵！然而当大家喝了观音娘娘的圣水后，全都一一病愈了。啊孩子，这不是神话呵！不

信你可以到村子里去问问，或许他们会告诉你比我告诉你的更详细。

上完了香就喝杯茶吧。喔！孩子，你问金矿为什么还没开采？我想，它永远不会被开采了。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探测和争论后，政府突然宣布：「这里黄金产量稀少，我们决意放弃开采。」啊！孩子，我们那时仿佛刚从梦魇中惊醒了过来。一切还好，一切都没有改变掉容貌。只是自那时起，那些时常来这村里走动的大人物们也仿佛消失在空气中一样，不再见到他们的影子。村里也回复了过去的平静，没有风没有浪的，像现在一样。城里的孩子没有回来，黄泥路依旧尘扬，夜里没有灯照，冲凉洗衣都到河边去，但孩子，这是我们愿意的。每个星期我们都到庙里烧香一次，向它奉献上我们的虔诚和爱，那就是我们的满足了。

孩子，夜了，我们回去吧！这时候野外的蚊虫很多，叮在人的身上，又肿又痒。受不了的还会发寒生病。孩子，我们现在回去吧。或许，过了今夜，你就离开这里，不会再来了。但无论如何，我的孩子，如果回到城中有人问起关于我们的生活时，告诉他们，孩子，告诉他们，我们活得很好。

× × × × × ×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又从城中回到这村子里来。村子还是像从前一样，没有增大，也没有缩小。村里依旧尘扬满天，依旧无光灯照，依旧山高汉汉，依旧林木深深。庙还是从前的古庙，而小孩却已经不是从前的小孩了。每个人都会长大，每个长大的也会在岁月中睁开一双眼睛去向往和探看外面一个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所以他们也走了，进城里去。村子里现在只留下一些更老和更小的人。但老的总有一天会死去，而小的也总有一天会离去，以后，这座村子还会有谁留下来呢？

在黄昏里，我沉默的踏着自己的影子向从前曾经走过的路上走去。我要见那个老人，让他再告诉我那别后村中所发生的一切。可是我却遇不到他了。

站在古庙前，我用手抚摸着那被时间洗刷过而剥蚀了漆色的庙柱。突然心中响起了老人的话：「像我们，孩子，像我们如稻根一样深深的扎住在这片厚实的土地上，在风雨递变的时代中仍坚持死守着对这乡土的爱，不变的，生生世世不改……」

每一天黄昏，我总爱在这里眺望着那一脉的山山树色，感觉上这里有我生命的源流，离开这里，我的生命或许会枯竭……

抬头，我看到太阳逐渐沉入山中。
我看到村子塌了，陷入一片茫茫的黑暗里。
我惊叫……

流云手记

我时时坐在窗前，独听窗外嘹亮的蝉音，一声声，象潮水的来袭，拍打着玻璃的窗口，而窗外的夜深沉如一口古井，井里隐隐有风，有虫鸣，有星星，有梦，还有，一支幽幽的歌，暖暖的唱醒了我童年的记忆。

[一月]

一九八六年后，踏在岁末的尾巴，竟感觉岁月是那么的苍凉无边，这就像某一个雨天，自己撑·走过一条长街，悚然惊觉·外凄凄的寒凉一样·而回首，一切都是记忆，美丽或是不美丽的，仿如盏盏的星照，照向寒夜的尽头·

除夕前，走过中国商店，一首首的新年歌在夜中展翅飞舞四散，流过心里，成了一溪的温暖。再走过去就是购物中心，门前一档档的贺年片，彤红如醉，映到了人的心里去，竟是化做了承平岁月里的喜乐无忧和幸福自由·还有风乾了的腊肉、年糕以及年饼的琳风满目。在许多匆匆的脚步中，我突然发觉，年货背后，一个小女孩纯真的微笑·

新年来了，新年走了，我却只能在碎红的炮屑里拾起些许生命的喜悦·而后写长长的信告诉远远的友人说：我的新年在病床上渡过·

过后再回到百里外的山城，看着同样的景物和人事，过着同样悠闲的生活·一切都熟悉得令人铺倦怠·偶尔也会想起一些理想，或发着一阵子的梦，只是一转头，全都纷纷蚀落成一片时间的空白以及心中的创痛·

如今，一月已流逝了，也流逝了一些人声、鸟声、车声、风声、雨声以及……唉！一些无声无息的笑脸和

愁容

〔二月〕

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流逝的，二月已过了一半，山城中蝉鸣的时季已开始了。我时时坐在窗前，独听窗外嘹亮的蝉音，一声声，像潮水的来袭，拍打着玻璃的窗口，而窗外的夜深沉如一口古井，井里隐隐有风，有虫鸣，有星星，有梦，还有，一支幽幽的歌，暖暖的唱醒了我童年的记忆……

有时上街，经过小贩中心，看到明晃晃的灯光在寒风里闪亮着，突然心中感到一阵温暖，而含在眼里的寂寞也像初春里的冬雪一样，逐渐的融了。只是红尘依旧云烟，过眼的都是一生抓不住的依依和留恋。在望星的岁月里，我却无法把自己望成天穹间一颗最明亮的星星，发出最莹莹的光芒去点亮最美丽的人间。而在守灯的年岁中，我也不能把自己守成了一盏光亮，在红焰的火舌中吐出生命的不屈和唱出一生的清狂。日子就这么的淹没过，许多的壮志和理想。只留下了一双惊惧的眼睛在时光长河的两岸怔忡而徬徨。

下午时，也偶尔出去跑步，看夕阳的残照，看青山连绵，回来后就逗着房东的兔子玩着。前途不想理想也不想了，每个星期四就搭上南下的快巴士回到百里的乡园，回去感受亲情的温馨和乡情的亲切，感受生命孤寂中的一份喜悦。然后，我在等待着，孩子在班上争着告诉我：「老师，今天是三月一日了！」

〔三月〕

三月，屋外的草已萋萋了，风没有雨也没有的日子，只有淡淡的几束云偶尔在心中流过，而有人问起我关于生活，我回首的笑了。窗前明净的书桌上，一本庄子在清凉的晨风里掀起又关上。

许多时候，不想再走回从前，怕旧患重伤，怕怅惘。一切就让它尘封着像尘积的街灯，在最幽暗的心台上发出最幽暗的光，然后期待着每个星期天的来临，集三四个知音，在六十度的日光灯下谈文学、谈政治、谈一点点心中的不满和一些些感情的缺憾。然后一月走了，二月也像留不住的风，三月呢？倒像相衣寄自台北的来信；「回来后已一个多月，忙着上课下课，忙着把乡念忘切，忙着……啊！今晨起床，我突然惊觉，月前我握自你手上的温暖已逐渐凋零……」所以我开始学习缄默，让三月悄悄的自我底身旁走过。

其实我是知道，不管快乐或不快乐，日子总是要过。许多的俗事纷沓而来，许多的流伤已湮远而去。而我说我只是山城中的一盏灯，在夜中悄悄的亮起，也在夜中悄悄的熄灭。

三月就要凋零了，像我的青春，就要凋零了，我依然如故，淡泊得像窗外三月里的风，像风里瓜棚下的叶子，摆荡着，摆荡着，然后渐渐沉寂下来，渐渐的枯萎，渐渐的凋落……………

〔四月〕

一切·的结束也是一切·的开始·於是我·收拾起这三年来留落在山城的一份心情，拾起些许寂寞和空虚，悄悄的离开了·离开了山城·那时山城下着毛毛的小雨，下在我的记忆，下在我记忆里的学校和草场·毛毛的小雨下着，而班上的学生挥着小手喊：老师再见，老师再见·我笑了笑，远方的青山也在笑·然后巴士徐徐的开了，我突然想起山城中的一些人事和悲欢，想起了琴琴，庆平，麦浪，邓老师，文学，座谈会，春草，孩子的笑声，想起……啊！一切的一切都成了窗外的风景，在巴士迅速的前进中而逐渐剥蚀成一片空白·

而后，来到这座城，没有山，没有林，没有鸟声和鸡啼·每天清晨习惯性的走着同一条的小路上学·路上流满了人声和车声·楼和楼在远远冷视·人和人却在身旁如鱼的游失，日子总是要过，去向学校的小路总是要走·没有所谓的得意和失意，日升日落，月圆月缺，我的生命像条没有大风大浪的一溪流水，转折再转折，也激不起一片灿烂的浪花·或许是满足吧！我的诗情已在风里老去了，唯有对山城中一些人事的思念，仍像摺不完的长夏，在我的心中浮起又沉落……

过后，假期·过后下吉隆坡·见了一些我想见的人，也见了一些我不想见的人，倦眼流盼尽是繁华初歇，多少的心事都叫我留在那里而忘了带回·而我仍不能忘怀悄凌频频问我关于感情的事儿，那一份小小的关怀，

足以在我的心中牵起无尽的温馨。只是我的情念渺邈远思，海的这边和海的那边。山的这土和山的那土，理想的此岸和理想的彼岸，我不知道该怎样述说，就任其自然好了。毕竟，清狂不为惆怅，我不想做一只相思鱼，在水和泪中分不清人世间的情爱而情爱一生。有点可笑了。所以当四月走后，我不想去告诉任何一个人，我的情将归向何处，就让我我和我的影子相守着这个秘密吧！小小的，合在掌中，合在心里。

在四月还没有流失之前，我又回了山城一次。青山绿水是昨日的青山绿水。长街依旧，人情依旧，花草依旧。而我回来，像一缕游魂，回来寻找旧日照我一生的灯火。述说着这别后的情事。至于三年前我留在这小小城里的履痕也开始消淡了。蜿蜒的山脉蜿蜒如我的沉思。向黄昏的暮色伸入。而我却惊悸于自己的陌生。在这座山城中每一个人的眼里。

匆匆的我来了，匆匆的我走了。像水不着痕一样，任红尘从我身旁走过，当我走时，一场雨下着，下在山城中的每一座山里，下着，深深浅浅深深的下着……

〔五月〕

炎夏以后仍是炎夏长长，我在老子和庄子里面寻找温煦的春天。文字并不代表什么啊，在偶尔沉闷的日子里，我尝试在虚空里去抓下一些什么，是哲学也好，是空气也好，而太阳，在五月的天空，仍炎炎的照着。

而五月，我的文学社已花叶飘零了。我想为她们分析郑愁予的「错误」，可是她们全都各自骑了马而成了达达远去的蹄声，我只有独自守着残堡，在诗和散文里去寻找自己的孤独，因而想起了锦忠和左手人的来信：「在东海岸，从事文学创作是很寂寞很寂寞的。」五年的时间，我冷眼的看着夜空中多少的星沉星落。突然，我感到很疲倦了。是的，很疲倦了。老子出关。庄子已梦他的蝴蝶去，而我却开始放下手中这支已没有墨水且淡寂的笔了。青山不老，为雪白头；绿水无忧，因风皱面，我将放歌如浪，然后定如风逝。

其实，日子除了诗和散文以外，还有同事东家长西家短的故事，还有孩子的笑声，还有学校前一排排的松树，还有六弦琴的曲调，只是许多时候我都在沉默中渡过。

夜了，偶尔会想一些事，一些人，一些悲欢，让它们在我底心中穿来穿去，有时候和几个朋友聚首，一杯茶，一杯酒，把盏笑说云飞风起，多少的豪情又在寒夜中与酒精重燃了。只是许多时候，我爱一个人静静的坐在庭后，看天上的浮云四散，然后想想人生，是风前絮吗？是水中萍吗？在这人世间辗转而颠沛流离，一直到暮色的来临，我留下了一声轻轻的叹息，在五月的怀里。而五月也快要过去了。

五月快要过去了，我依旧上学放学，吃饭，睡觉，发白日梦和看书。依旧像弦所说的：厚着脸皮佔地球的一部份。五月快要过去了，太阳仍在高空，仍炎炎的

照着……。

而我的心事，在五月去后，全已乾涸。

我想鸟的泪快要哭干了，为
一座绿的失去；为一片破碎
了的天空。或许有一天，当
我们在高楼处处的城中抬起
头来，万里碧空下纵横的，
不再是鸟，而是百只千只如
鸟形的：「飞机」！

泣鸟

以前，很久很久以前，记忆里的乡野是一片绿色。山林、树间，时常传来百鸟清脆的奏曲，催人在清凉的午风中酣然而睡去。醒来，醒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一切鸟声全悄然车在车吼中隐去。偶尔抬头望望天空，良久，才看到一只小鸟飞过，且孤独的吟唱着一首悲歌，在风里，在落日的风里，陷入一片网般的暮色中……。

之一：

走过一间鸟店，被突然而来的一片啾声惊住，回头，只见十来二十只的小鸟被囚在一个铁笼中。那些小鸟被挤在一堆，没有多少的空间可以让它们展翅，可是它们仍然拼命的挥打着双翼，企图冲破牢笼，飞向顶上那片青天。它们啾着，它们扑着，灰褐色的羽毛纷纷自它们底身上脱落，可是它们仍然不知倦累似的扑着，啾着。小小的生命在抖哭。森林，遥远的森林，流水，阳光和希望，遥远的，像梦。它们的眼中带着恐惧，想像寂寞，想像黑暗，想像死亡。它们啾着，它们哭着，仿佛在呐喊：自由，给我自由！

我匆匆走过，不想再回头，不想。心里却禁不住也跟着呐喊：牢岳！牢岳！

之二：

父亲买了只鸟，四百七十多元。他说：「这只鸟的鸣声很动听。」

鸟的尾巴很长，也很美丽。翠绿加粉红及橙黄，在阳光下散泛着柔美的光泽，令人目眩。

鸟刚买回来时，一直把头垂着，不鸣唱，不高歌，清晨时，风中偶然传来了一两声小鸟儿的调啾声，那鸟即刻抬头，目光锐利的望向屋外，寻索那鸟声的来处，许久，才丧气的低下头，仿佛失落了灵魂。

两天了，父亲倒进的清水它不喝。父亲放进的青虫它也不吃，只沉默的在笼中垂着头。它原是属于天空的，只是如今它的天空已剩下头顶上的一块小木片。它原是属于森林的，然而如今它的森林是四周细密的铁枝。它的翅膀不能展壮志，它的羽毛不能迎大风，这又如何能够叫它放歌啼唱！

到了第三天清晨，它死了。悄悄的死了，一点挣扎也没有。三天中，不曾听到它鸣唱，也不曾看到它以双翅挥打铁笼。它是以沉默来抗议自由的受制，以生命来证实鸟类的尊颜！

当父亲得知鸟死时，很痛惜的说：「啊！我的四百七十多块没有了……」

之三：

那是只鹰。粉色羽毛的幼鹰。

我轻抚它坚实壮结的翅膀，一展万里风云过，双翼一扫，扫出的是狂飚，是生命的力量。它的目光灼灼含着无限愠怒，风风雨雨在它底眸中都凝结成了一池凄寒。灰褐色的喙嘴微张，却喊叫不出尖锐得可以刺破天的声音。它的生命被钉死在展翅的一刹那间，刹那，即成了永恒！

朋友说，这只鹰是在彭亨的中部森林打到后，即刻送去浸药水，制成了标本，所以如今看起来栩栩如生，羽光毛滑的。在那里，有几个落后部族的人专门捕捉这一类鹰鸟，然后卖给鸟商，让他们拿去制标本后再以高价卖出去。他说得眉飞色舞，我静默的聆听，可是一颗心却隐然作痛，为鸟类的悲剧。

不久前，曾在—本美国的杂志上，看到当地的自然护生局呼吁当地的人少猎捕鹰鸟，因为它已面临绝灭的危机；喊的在喊，可是捕的却依旧在捕。它的灭种与人类又有什么关系？因此，一只、两只、十只百只千只甚至万只的鹰，不再背伏苍天，呼风唤雨的在草原上在青

云下，在寒风中盘旋、滑转、盘旋，且嘹唳或长鸣。而今被摆进一间间的屋宇中，展示雄刚的英姿在空气里凝住的冰冷和永恒，让大家做短暂的观赏，观赏人类自己的残酷和欲望！

走出了朋友的家，突然听到远方传来『碰』的一声，像枪声。我即刻想到空中有许多羽毛纷纷飞落，飞落，纷纷……。

然后我想到友人家中那只幼鹰空洞的眼睛。

之四：

雨季，烟雨弥漫。风是寒风；雨是冷雨，吹着，下着。我撑伞走过屋后的一片草场，惊见七、八只不知名的黑灰色小鸟僵毙在草场上。它是旅鸟。后来一个老人告诉我。它们在九月时开始自西伯利亚草原起程，飞向温暖的南方来。一队有整千只，它们穿林过山渡海，万里迢迢的流浪。路程中，有的被捕杀，有的力竭而死，也有的饥饿而亡。像这几只死在草场上的旅鸟，飞过马来西亚东海岸的上空，适逢十一月季风吹扫，忍受不住寒冻而绝命在此，成了身死异乡永不再归返的候鸟，听了令人跌足长叹。

突然，想起了鸿雁。是的，那会在苍蓝秋空下织字的鸿雁。那在诗里词里歌里故事里听到的鸿雁。听说这种候鸟已濒灭。啊！啊！听说这种候鸟的羽毛制成冬衣后，穿在人底身上会很温暖。啊啊！所以人类用枪用纲用火铳用一切可以捕杀鸟的工具来捉它，杀它。然后以百多夏雁鸟的羽毛制造一件昂贵的衣。想到这里，心便像深秋般的凉了。

不久前，在张晓风的一本书中读到另一种候鸟伯劳的悲剧：『抓到就先把嘴折下来，免得咬人，之后才杀掉烤卖……』呵！有这回事吗？后来读刘克襄的「旅次札记」，确知在台湾的恒春半岛，有人专在候鸟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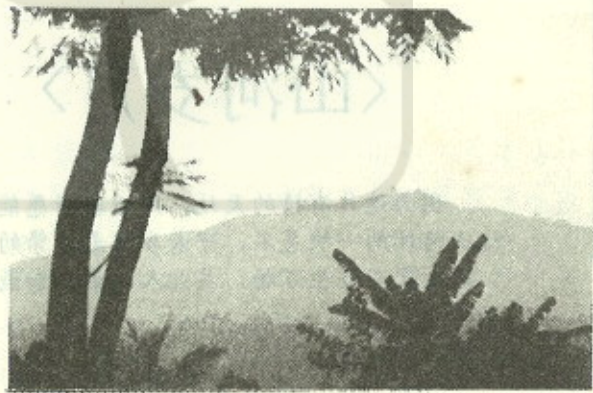
徒的季节于林间设下捕鸟网，半天中网一撒下来，就可以捕获一小卡车的伯劳。当时看了，我沉默得仿佛已忘记一切的语言，甚至一声轻轻的叹息。

以后的雨季，走过草场，再也看不到那些黑灰色的小鸟。我想，它的族类可能已灭亡了罢！

后语：

人类寻求文明，所以一座座的森林被铲除，一片片的沼潭被填平，一幢幢的大厦被建起，一首首鸟类的悲歌就此传了开去；只是你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悲歌唱的是什么样的故事？若有泪，我想鸟的泪快要哭干了，为一座绿的失去；为一片破碎了的天空。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在高楼处处的城中抬起头来，万里碧空下纵横的，不再是鸟，而是百只千只如鸟形的：「飞机」！到时，我们可能会指着这些「飞机」对子孙说：「哪，看啊！那就是鸟！」

第二辑



第二輯

〈山河岁月〉

因为这片有情的天地，所以我祈愿能化做这山河间的一块灵石，守着岁月最真挚的声音，与大化石万生万物，共此人间最爱和最美的风景。

夜征

街道在这个时候还是一片冷清。全部的商店都紧闭着门。我在巴士的窗口看过去，商店门上一片片的招牌，近而大的流过来，远而小的流过去……，然后消失。巴士这时突然转了一个大弯，跟着迎面扑来一片崭新的招牌：SYARIKAT BERSAMA。

(十二点零五分)

黑暗是无尽的黑暗在吞噬着黑暗。五月，瘦了辽阔的田野。没有月光的浮照，只有星星和风。风和倒退不尽的树林。树林与灯火。巴士徐徐向前，向前去向未来和未知。未来要我们一步一步走过去探索未知的神秘。神秘在梦里，梦在一张小小的被单里。巴士上的搭客大都已睡去。而夜还漫长，漫长如漩涡旋我入漫长的沉思

.....

捻亮了一盏小灯，灯光如梦。梦里不知身是客。我在梦里做梦，听岁月的声音与我的脉跳和唱：五月花啊五月花，我们的身世凄凉如五月花，没有温暖的家，没有爱我护我的爸和妈。而五月花凋落了，像父亲那苍老的容颜，凋落了。我突然伸手关熄了灯，让记忆在黑暗的每一个角落凄息。其实我是有点累了，然而我守戍的眼绝不肯就此闭去，我要守住一心的清明，像小时候守住一盏荧灯的晶莹，这是信念。只是每次想起父亲，想起父亲无奈的眼神时，我总会悲愤满腔。父亲说他南来已四十七年。四十七年，一张红登记变来变去还是一张红登记，他已没国。北望不能当归，高歌不能当泣。他也已没乡，他是哭不回乡的孤魂。洞庭波，巴山雨，祖母的小手在雨中招他，招他回去。那水乡呵水乡烟水茫茫旋转复旋转，远年的旧事，远了。一切都远了。黄昏时，父亲就用他那苍老沉实的歌声在落日下去检阅他那荒凉的岁月：五月花啊五月花，我们的身世凄凉如五月

花，没有温暖的家，没有爱我护我的爸和妈……，然后，父亲的背后扬起了一片濛濛的沙尘，濛濛的沙尘，扬起·扬起了一阵冷风·扬起了，父亲一头苍苍的白发。

我转头窗外，一幅一幅的风景不断倒退，黑暗还未尽头的黑暗，吞了辽阔的田野，却吐了荒莽原始的山林出来·山林是孤寂的，抓了一手黑夜，放出一手白天，白天黑夜，一抓一放就是千年·千年孤寂·祖父他孤寂不孤寂？睡在黑暗无际无边的地下，听落叶飘零的声息，听雨声摇来家乡的讯息，听星子与星子泣诉别来的心曲·心曲残碎，残碎如模糊不清的身世，泪满面，鬓如霜，易水的风好寒啊！一别之后回归路成了八阵图，迷迷又茫茫·如今祖父在地下，撇开一扇窗子，在蕉风椰雨中听那一片土地上蒲公英的民族在争论着自己的身世·身世未定，百年前百年后还是一个影子·祖父呵祖父，祖父死时正值大选·民族的前途，公民的权益，喊来喊去喊到了今天，喊出了无数的民族救星·而祖父的骨已寒，祖父的安身之地将被铲除，那义山，那芳草萋萋的祖地，将耸起一座又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厦·将成一座车道纵横的广场·祖父他寂寞不寂寞啊？

巴士徐徐向前，前方突然乍现一点亮光，有亮光必有温暖，有温暖自会有希望·我们的希望就在前方·我们的希望真的在前方吗？我的眼皮因倦累而逐渐沉重，但我依旧张目，我要张目，张目看黑暗中的风雨如何在魂戍下而递变为明日春光的晴暖·我要等一道金阳射入我底眸中而涂成一幅江山如画·江山如画，这厚实的

地，我祖父走过，我父亲走过，我五百万的同胞走过，如今由我们这一代来走，以后将会由我们的子子孙孙走下去，一代接一代，一个足板印在一个足板上，走下去！这是我们生於斯活於斯的祖国，连绵的山脉连绵不绝着我们在这后土依依的情和爱。我们的希望都在这里。这土地，我们以血汗和爱种下的种子，我们期待一个公平与公正的收成和平分。

前方的亮光被巴士抛在后头了，一盏小小的灯，亮不了自己，也亮不了别人。黑暗浓成了一泡土墨一样，泼入巴士厢内，迅速侵向四方。骤然五、六点细雨打在巴士的客窗上，滴滴答答，继而是一场倾盆大雨，下着。下在昨天下在今天下在明天下在中国也下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历史啊历史像哭过了的天空，天空浸满了泪水，哭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哭一个民族的折腰求全呵折腰求全像江上风过低头的芦苇。雨在下着，下在汨罗江上下在剑门下在玉门关下在叶亚来的短街上。叶亚来在哭泣啊！一把香洗不去一缕英魂的辱气。雨呵雨呵来涤清这世界的不平，雨依旧下着。

雨依旧下着。巴士的厢内透着沁凉，搭客们的睡意更甜。我坐在前座，寂静中，听巴士的雨刷子在镜面刷过来又刷过去，並发出了嘶嘶嘶的声音，像极度倦累中的一种无奈。活着，生命是否像那一扇雨刷子？而我们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命运，是不是会如那雨刷子在巴士的镜面上一样？

雨依旧下着。雨，依旧下着。雨，依旧，下着。

(二点四十七分)

雨歇了。巴士在一家小店中稍息片刻后又再启程。漫漫长夜，巴士又开始了另一程的夜征。出发了，我手上没有火把，火把在我的心中，燃烧着我的整个生命。瓜拉丁加奴在后面，关丹在前面。巴士以时速三十里向前驶去。平直的公路，无声地伸入苍茫的暗夜。一颗星挂在我的窗前。这颗星，是不是小时候外祖母抱住我讲完故事后指给我看的那颗星？星光习习。习习的星光照下来照出一个尘封的记忆，外祖母在一棵方树下讲故事，我们坐在树下听，听外祖母的故事和我们成长的声音。风起时，我们的笑声笑成了一支暖暖的歌，在冷风中荡起，荡起……然后我们学会了看星星。小星星，亮晶晶，就像许多小眼睛，小眼睛，数来数去数不清。一夜间我们都长大了。外祖母也老了。如今许多的旧事想起来都化成了一声轻轻的叹息。「一阙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云」。岁月匆匆啊匆匆如江流如行云。日子的悲喜，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像我们长大后的聚聚离离。而我们是风里的尘埃，四处飞散。风到那里，就落在那里。堆不成一块土，造不出一座城。惟我们仍然迷恋着那一则神话。外祖母口中那则五千年的神话，延缓了我们向上的成长。

后座的搭客在饭饱菸足后开始倾谈。大选，回教党宣言和教育法令，随着菸烟自他们的唇间吐出，然后四处分散。窗外，星光莹亮，点在山上，点在树上，点在

亚答屋上·亚答屋上漾着的星光，温柔如情人眸间流出的年华。有时巴士偶尔在一个山麓间转弯，车前会突然出现了三四盏灯火，灯火闪幌幌闪幌幌的，只一转眼，又被抛在巴士的后头了。

夜依然漫漫·漫漫长夜·这个时候，许多人都在睡梦中拥着一张暖暖的被或一个枕头·谁醒，谁在沉思？独自沉思的人都在风中化成了风·风哭屈原，而屈原也睡了·明日是端午，龙舟的鼓声，鼓声不绝的在江上竭力嘶喊着一个破碎的传统·传统是一面古老的墙，我们是墙下的阴影，惶惶恐恐的在古老岁月下过着日子·如果说有一天这面墙塌了，我们是不是也会跟着消失？而孩子们却在班上问屈原呵屈原是谁，屈原就是吃粽子·我说·孩子们笑了，我也跟着笑·屈原就是吃粽子·吃粽子就够了，也不必谈什么历史，历史太长，孩子们听不懂·这一代的历史和上一代的历史，相隔的何止是千山万水，还有的是对土地的感情和民族的认知·孩子们不懂，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懂得的，这彷如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成人一样。

巴士徐徐向前·辗过风·辗过一方一方的水田·辗过三盏五盏的灯火·辗过十多家又十多家稀稀落落的村地·向前，向前！

这时，那颗星子已改换了位置，不再挂在我的窗前·夜空上不知在什么时候多出八九颗的星星·星星在我的窗前一闪一闪的，闪出了我儿时的许多童话·安徒生死了，然则我们又迷惑在回教党所谓政治平等的童话中

·我们不但是恋爱着自己的神话也是个爱听别人底童话的可爱民族·哈！我们的民族·真可爱！

路旁的指示牌写着；关丹·三英里·关丹就在前面关丹就在前面了·后座的搭客不再出声讲话，巴士厢内一片沉寂·只有风在窗外呼呼的和着巴士的引擎声·然后一栋栋的建筑物和一排排街灯的灯火在我底眸中爆开来·关丹到了·寂静的城景在街灯昏黄的照耀下显得更寂静·巴士直驱而去，关丹的灯火又在黑夜中隐没了·窗外窗外冷呼呼的哭着，哭着……

巴士离开东海岸已二十分钟·南中国海在东，巴士却向西而去·向西，向我最初的恋地·吉隆坡将会浴身在金黄的晨曦中迎我·

这时，巴士开始行上一个斜坡，速度也逐渐缓慢了下来·小斜坡下一棵棵的椰树挺拔向上·下面暗濛濛的有几家灯火在闪亮·我的心也因这几盏灯火而温暖起来·抬头，一片墨蓝黝暗的穹苍就嵌在我身旁的镜片上·我的前生和来世，是不是也会在这清明的镜片上映现？突然想到轮回，想到我们是个多情的民族，在这片有情的天地，迷信着三生石上旧精魂的故事·而我们是个多情的民族多情啊情多会空余恨的·马华民政行动党后又一个回教党·我们的多情，会不会留给后代子孙一个政治渣滓？惟我情多迷信着轮回不息的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凄美的轮回促使我更勇敢的在这人世间活下去·活下去看美丽的日子在生命中激荡成一幅古中国的山水·

巴士已开始下斜坡，树木和昏暗的灯火不断倒退，倒退。然后我突然感觉到身子好累好累。躺在椅垫上，久了，背脊有点酸疼，我挪动着身子转过一个方位。巴士厢内的空气沁寒刺骨，我拉上小小的被单，被单薄小得不足抵寒，但总比好过没有。前头，巴士的车前灯直射。强烈的灯光黄澄澄割破了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在窗外被割成一组一组的空白。这时，夜正中央。

也许是有点倦了，掌车的点起了一根菸，菸蒂的亮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明灭。他必须要绝对的清醒，三十五个搭客三十五条的生命，都握在他的驾驶盘上。只有清醒，巴士才能安安隐隐的冲破这漫漫长夜，冲向目的地。清醒，我们的民族谁清醒？北狮和南狮都睡了。狮头卧匍在柴房中，等着母亲用它来烧火，等着它化成了火光在炉下舞动，冬冬锵锵，冬冬锵，冬冬锵锵锵冬冬。然后被烧成了白烟，在这炎夏半岛上的空气中逐渐消失。

一个野村后又一个野村：一座山城后又一座山城。巴士行在征途行在光阴的道上。「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天地者，万物之逆旅，浮生若梦」。李白说的，浮山若梦。而我是梦里的过客，在野村在山城如风的吹过。

野村和山城，残旧如六十年代的故乡。六十年代，回溯过去，一页页的历史捧着读着，竟感无限的凄凉在我底心中蛇升而起。六十年代，我悄悄来到这个人世。六十年代，我第一次张开双眼来看这个蕉风椰雨的世界。而我是蕉风椰雨中成长的第一代。在东海岸，朝看吉

兰丹河的流水潺潺，夕听南中国海的潮声悠悠。在平和的日子中，我之成长，如林中的古树，淳朴的向天直冲而上。

直到有一天，当我开始懂得一点点，我才发觉，我只是一棵树，一棵扎根在此而不被林中树木认同的树。那时，我的痛苦，也随着我底成长而在心中成形！

路仍迢迢，我可以感觉到时间在巴士的前进中飞逝。我的眼皮这时更涩了。然而我还醒着，我醒着只因为我睡不着。敢在夜中张目做梦的，必可在梦中寻得永恒。而永恒是什么？我不懂。我只懂得如何在人生的征途上把眼泪收起来，毕竟眼泪不是流给人看的。

「不能流泪，虽然是在最受辱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们还醒在时代的火光中，承受烧灼，承受煎熬。我们的眼泪必须凝结为意志，在我们的心岩上播种，在我们的生命中长出花果！」

巴士转了几个小弯，眼前突然展现了一个指告牌：吉隆坡·一百零四英里。

（五点五十一分）

许多搭客醒了。

巴士驶过一座清真教堂的路旁，我清晰的听到清真教徒的晨祷声，祷声和着清沏的钟声，在我的心廊上迴响。然后一切的钟声和祷声在巴士的引擎声里消散了。

搭客们勉强的睁开一双惺忪的眼睛。看看窗外，景物已依稀可辨。窗内，巴士厢里昏黄的灯照在每个搭客的倦容上。一夜的颠簸，谁又能够睡得安稳？然而他们的倦容上还是透着欣喜。夜将如潮的退去，吉隆坡也会在巴士的前进中跌撞而来。搭客中，不管是天涯游子或归人，也不管是赴仕的工商或过客，他们都会同时抵达一个目的地，同时迎接友人和亲人温暖的手与关怀的微笑。

巴士经过文良港，有人在文良港下车。是一对马来夫妻。我自窗口看着他们双双的身影在暗淡的小巷中隐没。路长情在，他们终于走完一夜的旅征。家就在前面，迎他们以一家孩子们亲切的等待。等待是美丽的，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等待中。等待亲人等待情人等待我们族人的醒觉等待——明天会更好。

巴士向前直冲。古老残陋的建筑屋在凄寒的晨风里一撞接一撞地撞入我深邃的眸中，撞进来撞进来撞进来，美丽的苍凉。这时，天空已开始灰濛濛的，像我小时候想像中天地初开的那般情景。天地初开，哦！太远了。一路的想回去，总要想到古神话的山海经，想到山海经里一个古老的国度。

街道在这个时候还是一片冷清清，全部的商店都紧闭着门。我在巴士的窗口看过去，商店门上一片片的招牌，近而大的流过来。远而小的流过去。泰安号、兴隆栈、福源公司等老字号在巴士的呼啸而去中变得越来越小，然后消失。巴士这时候转了一个大弯，跟着迎面

扑来一片崭新的大招牌；SYARIKAT BERSAMA。

吉隆坡到了。巴士在一个小车站口停车。我拉紧了身上的夹克，看看天空，天空早已露白。我走在晨风里，冷冷的晨风冷冷的在吹，吹乱了我一头的散发。黑夜终于过去了，温暖的阳光呵阳光温暖的将会洒落在我的头上，我的肩上，我的身上，我的发上……。

六点二十六分。

凌晨。



子夜里的流曲

子夜里的流曲

当他走时，在暗淡的车灯下，我看到古印度缥缈的恒河从他的背影中流过。而他说，小时候的家他是回不去了。做了四十多年的检票员，搭了四十多年的火车，始终还是抵达不了那古老古老的家。

楼上的灯光已经寒凉了。一扇窗沉默的开向北方。窗霏斑驳着小镇的一些记忆和沧桑，小镇是很老了，我倚在窗前，看小镇一排简陋的板店屋静静伸入黑暗的尽头。而巷口一盏街灯幽幽的照着，路两旁的树叶间缩着千百只南迁的燕子，燕子都已睡去，只留着街头熟食摊上两三盏灯光依旧温暖的在寒风里亮着。这时，子夜里的小镇，开始在我底眸中沉寂和荒凉了。一些心事不意在此刻悄悄来袭……

四年前，在离乡百里外的一座野镇执教，他乡做客，我总爱在夜深时把岁月里的感觉录成纸上的风景。並让一些孤独和寂寞淡成了子夜里满脸的倦意。窗外是一些屋影和灯色以及山林的黑暗，每一家的窗口都是相对的，在一片谿谿声里，一窗一窗的灯火逐渐一一熄灭。而我在这时总是喜欢拥着一眼的睡意倚在凉台的栏杆前，昂头探视夜空中最近的那点星光，然后设想一些星光下的故事，以及回忆孩提时外婆在古老榕树下讲述的传说。日子忽忽过去了。许多不寐的子夜却层叠成了我记忆里明丽的风光，框挂起来，却是另一种岁月的感叹。

而我时常小立宵中，时常沉默的让思维和感觉去解剖自己的生命。在二十二岁里，我不时从自己的身上读出一行行不满、忧患、悲愤和失望的诗句，是激情吧！我想。那时我总爱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读书人自期和自许。然而

在平凡和祥和里，我必须独自去承担一些心情递换时的沧桑。毕竟，我只是世间一个平凡的人，在民族艰难的时刻里，只能执笔写一些诗和散文抒发脑中的愤懑和不平。而我知道，我是如何也做不到宋史「周敦颐传」中所说的「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的境界了。

有一次，在子夜微凉里的灯下写诗，窗外下着细细的小雨，冷风从四方八面向我吹来，我搁下了笔，却很突然的想起姚紫的诗：「卅年浪迹自凄迷，又见飞花踏马蹄。一事无成人竟老，壮怀空落日渐西。客窗酒醒胡天月，梦迥摇望故国难。扫点琴囊破剑影，臙痕共泪痕泥。」那时姚紫已死了，然而我却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感受到一份生命和思想交流的喜悦。子夜漫漫，寂寞漫漫，风雨漫漫，在漫漫的回首中，我不意惊见自己倒悬。然而泣的影子。

偶尔我会下楼到野镇的街上溜跬，十二点了。夜在行人忽忽走过后显得有点凄清，路上斑驳着岁月的流迹。一排街灯照下来，霜华似雪。我独自缓缓穿过镇上的长街仿如穿越生命的隧道，感觉中有一种温和的寂寞在我底心里活着。后来我离开了那座多山的野镇，想起子夜里人世的情事和感念，一种繁华落尽的淡漠不油然在我底心中葳葳的成长。

窗开向北，而北方尽头连绵的山脉卧躺成一列迤邐的夜梦，嵌在天边。星恒远是星，林也恒远是林。我关掉窗口，这时成友仍在案上写诗：「窗帘外燕子镇淡泊

兰夜／沉寂着绿岛上的烟水苍／过路人来不及牵住一片漫漫红霞／踟躇在平漠荒荒驿站……」我躺在地板上铺着的垫褥，想着今天被暮色阻隔的行程，想着清晨将继续的旅程，想着人世间不可息歇的匆匆行色，一股倦意朦胧的悄悄从我心中缓缓升起。

2

子夜的时刻，墙上的壁钟敲了十二下。我们坐在小镇中火车站里的月台，月台上的灯光昏暗而柔，橙黄幽幽的洒了下来，惨然和淡然的照在人底脸上，给人一种虚幻不实的感觉，像梦，然而比梦却多了一份凄楚的伤感。

我和成友坐在月台的候椅上，听站上播着古典的马来音乐，似有还无的在寒凉的风里流荡，哀怨的牵绊别离的愁绪，等待汽笛长啸时的断肠。而站里疏稀零落着七八个马来妇孺和青年，有些站着有些坐着的在倾谈。是别离了，总有许多话要说的，总有许多顾惜要表达的，在眸光中传递着一种关怀和依依的讯息，而我捕捉到的却是生命的悲欢和人世的关情。转头，我看到火车轨道长长的溜进深深的黑暗，而黑暗的尽头是一片空白。

月台对面有几间英殖民时留下来的屋子，带着四十年代淳朴的风格。屋后有一座小山，山影压下来，沉沉重重的把暗影压到我心里去，像历史。我无从这几间屋子中读到什么，只有莫名的岑寂在我底心中滋生。或许

这几间屋子都是历史的眼睛吧！见证着英殖民被火车呼隆隆运走后另一个时代的兴生，见证着人世变迁后淡定的悲欢离合，我站了起来，感觉到空气中带着微微寒露的凉意。

火车的轨道是不是很长？从南到北一路滑去，没有尽头的。而我总是不惯於火车上的漂泊感，把身后送客者的眺望和叮咛抛在窗外冷冷的风里，把一路凝成黑暗的风景睡成终宵伤感和怅惘的情调。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离愁和轨道还是一样的长。旅人的匆匆，却成了别人枕头间梦里的过客……

有一次，我独自坐子夜时的火车下吉隆坡，火车呼啸穿过漠漠的平野和黯黯的荒林，时间和窗外的风景在黑暗里齐飞。到了另一个驿站，一个老印度检票员从车厢的前头走来。他沉默的一手执着戳剪一手从搭客的手中接过票子，然后「卡喳、卡喳」把票子戳成自己岁月里的疮痍。后来他坐在我的身旁，我们交谈着。他操着一口很浓很浓印度腔的马来话说：「老了，就要退休了

。然后沉默了下来。窗外是冷冷的风，冷冷的风在窗外哭泣。当他走时，在黑暗的车灯下，我看到古印度缥缈的恒河从他的背影中流过。而他说，小时候的家他是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做了四十多年的检票员，搭了四十多年的火车，始终还是抵达不了那个古老的家。走了，回不去了，远远远远远远的……

人世几回伤往事，杜鹃休向耳边啼……

叮 咣咣，叮叮咣咣，火车就要开行了。搭客们都已上车，送行的人在月台挥着手，那些手势挥下了几许人情眷恋的无奈。气笛呼啸，然后是一声复一声铁轮转动的巨响，巨响如浪翻滚向前，然后和着火车冲进黑暗的洞口，远去了。

这时，我和成友在月台幽柔的灯色下步行，踏着自己的影子，拾掇人群流散后的寂寥。突尔感觉，浊世间的悲欢离合，原来是我们生命里不能割舍的血肉。而在这极短暂的一生，我们总不免要在凡情俗爱里挣扎，欢笑、忧伤、哭泣和怅惘……

走出了火车站，身后依稀传来了站上播着的马来古典音乐和伤曲；

Entah ini perpisahan yang ke berapa
engkau membawa luka
dari perhentian ke perhentian
mencari arah dan makna hidup

我没有回首，也不想回首。
这时，子夜很凉。夜凉如水。
我和成友的影子被夜色拉得很长很长很长……

生命的流逝

没有迷惑就永远没有清醒，
我在生命最漂泊不定的时刻
企图寻找狂飙怒浪一样的意
志，在这年代，我必须梦毁
自己一切的滥情和浅白无知
的浪漫。对未来，不是一种
展望，而是一种噬血的挑战
。

相衣，十二月的东海岸时常传来南中国海波涛汹涌的吼，冷风寒雨的岁月，微燃着我心中一份宁静的不安。守候的日子，在阴沉的天空里递换，而我是多么想念雨后阳光的温暖，纵然没有彩虹，也是守候中的一种安慰。

这些年来，我一直渴望被人了解，在惶恐和迷乱的心情里，总有一份狂荡孤绝的苍茫。在我的心中不息成长。我已经厌倦於这种傲岸的生活，感觉是孤单和沉闷。每天日子以相似的形态来临，以相似的步调流走，我固定一如壁上的长短针，循着单纯和冗长的节奏转，在欢笑之间，在叹息之间，在沉默之间，走不出现实生活里繁复琐碎的轨道。

只是，相依，在感性和理念中，我必须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快乐和悲哀，彷彿唯有不断的接纳，我才能感到生命的脉动和喜悦，那像是一种生活的召唤，在我生命中的启蒙时期，启示我在这人世间勇敢的生存下去。

或许，岁月的不断流逝对我而言是一种伤感，从飞扬跋扈的年少到怀疑自我的青年，从十五到廿五，我发觉自己只是时间和死亡边缘上的游牧民族，逐一场空梦而居。呼吸只为了记录生存的意义。记忆也为了学习去忘记。在一切成长的过程中，我泰然接纳所有的拾得和遗失，不执着於爱恨喜怨，淡定在自己生命的理念上摆荡，所谓安身立命，或所谓超然世外，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片风影。

以前，我老爱在往事中孕育著悲伤的情绪，从迢然

的岁月里重温生命走过的旅迹。那是一份令人落泪的温暖，时常叫我不能自禁却也永远回不去。是一种铭心的感叹吧！在我的年少时期勾画着一面苍白和虚无的图画。那些日子就是在读书和回忆中渡过了。许是我的生命仍然停留在那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迷惑之中，在外在和传统思想的撞击以及文学的代人以后，我却也迷失了自己。

前些时，我在一本书中读到徐复观教授改自梁启超的诗句：「江山无穷愿无极，海天辽阔立多时」，不禁沉思良久。相衣，我明白活在此生，不管是一种责任抑或是一份无奈，我们有时必须为别人的痛苦和快乐而活着，生命中所沉潜的情愫，在历史文化和家国的感情里縣長延远。因此，在母亲的泪水里，我时常读出自己和先祖的忧郁与哀伤。

一年来，我的思想在流浪，在长征，也一直在受伤。岁月不停鞭策着我，在成长的过程，或破坏或建设的同时，也令我对生命产生了许多相对的理念。相衣，没有迷惑就永远没有清醒，我在生命最漂泊不定的时刻企图寻找狂飚怒浪一样的意志，在这年代，我必须焚毁自己一切的滥情和浅白无知的浪漫。对未来，不是一种展望，而是一种嗜血的挑战。

曾经有人问起我关于快乐和不快乐的问题，相衣，我不知道如何去回答，那一时的错愕和茫然，令我不知所措。所有的欢笑都会流泪，所有的声音都在风中伤逝。每到夜晚，我总是那么澄静明朗的坐在寒窗之前，对

着窗外的雨声和濡湿的黑暗，用毛笔很工整的一字一字把『道德经』抄下。窗外，雨季中井湄的苔痕，想必已经又深绿了……

昨天，收到一个学生的信，信中的末段却写着：「老师，自你的来信中隐隐透露了一些寂寥和淡淡的忧伤。你明明是不快乐，却要装着自己很快乐，这会使自己比活得不快乐来得更不快乐。」刹那间，所有的苦楚都汇成了我唇角的一抹苦笑。相依，你要我如何去告诉那个学生，快乐的定义和生存的意义。而我只选择适合我生存本质的道路上行走。同时，被它选择。

许久不再背起古诗词了，诗词中时代的更递如同云烟，古人的意思时常令我不能句读。生老病死的冷清和冷落，是一种情感的呐喊。然而在许多时候，还是叫我不自禁的思及尼采。那个疯子的呐喊，是不是亘古中的一首悲歌？像他说的：「我们渴望的乃是无可限制的，不可衡量的东西。」我的生命却被限制在时间之中，我的岁月却也脱离不了历史的衡量和判决。啊！是许久不再背起古诗词了。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相依，茫茫此生，我要以悠悠的岁月和生命来瞻望人世间的天风海雨，让所有的淡定和惊惶悄悄从我的心中流过，不着痕迹。

一九八八年就快要结束成风的一部份了。我的灵魂仍在荒野中踽踽独行。想起这一年许多人的生生死死以及一些离散的友人和流失的事情，失措中那彷彿是一种醒在午夜后的心情和感觉，狠狠来袭。一直以来，我

尝试而且很努力的在人生这座剧场上去做好自己的角色，分分秒秒的时间都是那么惊心动魄，稍一放过，就成了一份永远的遗憾了。因此，走入时间，我必须彻底的去把握住自己。

凄寒的雨季仍未飘逝。相衣，台北的寒流想也仍未流逝，我们都是期待温暖的人，在隔着沧海烟波迢迢万里的两岸，相信着所有的生命都是源自一种无限的爱。如今，我已不再执着自己所拥抱的一片天空，在冷静的审思里，我已经懂得在沧桑的岁月里细细去解剖自己的感情和思念。以后，是风、是雨、是遇抑或不过，我想我们都会为自己的明天而好好的活着，是的，相依，好好握紧自己的生命而活着。

在这微倦的寒夜，蛙虫的呱鼓啾嘶温温婉婉像一支关不住的交响曲自莽莽荒荒的草丛间流来，那里头的岁月彷彿有我童年的歌声和朝朝的读书声，奏和着。而相衣，当我把苍白的日光灯和影子一起捻熄，倦在厚厚的暖被里时，耳里仍然尽是疏疏的雨声和虫吟自四方八面向我飘来、飘来……我猝然生有一种落泪的感觉。

明晨。相衣，我想，明晨窗外的天气想必一定很好很好的吧？

人世间

十二月的封港天被他打结在粗犷的肩间。他沉默的叨着烟草，狠狠的。沉默的一针一针仿佛也要把自己那老苍苍的生命也一齐补进网中。

夜深沉，我点起的腊烛快要烧完。如豆而幽冷的烛光在白色的墙上绘着暗影的图形。我淡淡的影子溶入一片凝固的黑暗中，桌上的书本瑟缩着，床和椅子在烛光的弱照下彷彿漂浮在一座黑海里。窗外，无边的黑暗静静地更深更冷了。雨丝仍不停的下，仍在翻飞。

两天了，水灾依然没有退去，电流中断。一到夜里，彷彿回到古代的无灯世界。左右邻居很早就上床睡觉。而我总是在夜最深的时候点起了一支瘦瘦的腊烛，然后看着一豆的冷焰在风里闪晃。全世界宛似已在水上睡去。如果有梦，每个人的梦都是湿湿的。这时，我则独爱坐着烛光被黑暗一寸一寸吞吃成一片黑茫茫的空白，然后静听窗外的风声和雨声把岁月拍打成生命中的许多沉思。

生活的路是多么漫长啊！二十五岁后我才明白，并且感知人世间总有许多无可奈何的情事和沧桑。而我承认，我的岁月仍然不足以让我去承担这个时代的斑驳和伤痕啊！纵是一抹神伤的眼神和眉色，也足於叫我叹息和苦思良久。人间的生活为什么会蕴和着许多的血和泪呢？

上星期，我踏着东北的季候风独自到狂涛怒吼中的南中国海岸上看一座破落的渔村，十多家的板屋在寒风中守着一片汹涌的波浪，屋顶上白亮的锌板啪啦啪啦掀起又阖上，椰叶猎猎作响，拍打着过境的寒流。我沉静和带着沉重的心情眺望着远海。倏然间我看到一株木麻黄背后有一个马来渔夫坐在一只搁岸的渔船上补修着渔

网。十二月的封港天被他打结在粗犷的眉间。他沉默的叨着烟草，狠狠的。沉默的一针一针仿佛也要把自己那老苍苍的生命也一齐补进网中。

我走过去，他微微抬起头来，很惊讶。但过后又很淡然的笑着。摺在他满脸皱纹间的沧桑刻在那里，随着微笑荡样。数十年前，我想他必也是海上破浪而健勇出色的渔人吧！风这么大，不能出海捕鱼啊？我问。是呵！十二月，封港啊！他依旧微笑着。但我却瞥见了他眸中所藏有深邃的哀伤和不安的神色。他旁边不远处有两只舟楫，早已被雨水和风沙侵蚀了的。残破不堪。静默的躺在沙岸上，等待人家来收拾它的残骸。生活怎样了？话一出口后我就立刻感到很后悔。他抬起头来，看着天色，天色很阴沉。浪很大，然后他摇着头叹息。都是一样。都是在挨饿边缘。他抛下指间劣质的烟草。我沉默。沉默的递上了一支菸。交谈反而成了多余。

「就是这样，十二月总是令人颓丧的。但麻木了。」他凝视着指间的菸，菸在泼泼的海里燃烧得很快。吸上几口，就已剩下半截了。「年青人都不喜欢海，甘愿种烟叶。其实海有什么不好。那么广大的胸怀，那么多的鱼虾。但我已经老了，是的，老了……」他褐色的面孔有此倦乏。海给他的记忆是多么血肉的呵。

我静静的听，没有说什么，也再没有问什么。海风很大，带着一些潮湿。海浪重重扑打着重重的浪海。什么时候会有灿烂的阳光呢？我想。我突然很想念起炎炎的日光能把我心中的寒意驱走。海的儿女，困苦在日子

里带着一份凄然。汗是咸的，血是咸的，悲歌也是咸的，咸咸的一种生命。

菸已经烧完了，老渔夫弹掉了烟蒂，然后又一针一针地低着头补网。我悄悄离开，没有惊动他。他也没有抬起头来看我离去。一个无聊的人。我相信他会这样想着吧？

走过长长的沙滩，走进了潮声里。当再次远眺海时，我却眺见了海平线上的一座孤岛。在天气恶劣的海上只能见到一大点朦胧的影象。寂寞地守着一大片辽阔的大海。潮起潮落，日月不移。虽然是在天气最恶劣的时刻，仍坚持对海的一份挚情不渝。我想着老渔夫，想着他年年十二月的生活。一种莫名的悲哀在我的胸口澎湃。我把拳头握得紧紧，像握住自己的生命。回首，老渔夫孤瘦的背影小小，在远方像一片枯黄的叶子在风中抖动。

窗外的雨悄悄在下。深沉的黑暗总令人想起死亡。无边无际。冷慄的呼吸有些许的急促。我站起身来。这时蜡烛却熄了。我从抽屉面找出一支新的，点上了火。镜中的自己在闪晃的烛光中一脸惨澹。我把挂镜拿下，然后坐了下来。却又想起了老渔夫。

我最痛恨巧合，像一出老套的电影。但人世中却永远有这许多悲剧性的巧合。前两天我和某报的一名记者到那座渔村的海岸访取渔人复船事件。三个渔人被无情的大海吞没。那时雨下得很大，海风，得很猛。两具尸体已被打捞起来，置放在一间小木屋中。我们走进屋里

·才踏进去·我震惊和激动起来，是有点不知所措了·床上躺着的两个罹难者，其中一个赫然是那个补网的老渔夫，他白苍苍的头发下，一张褐色的脸肿胀苍白，身体也有点胀涨和腐烂·我的心激烈的在跳动·屋内有十多个人，阴沉的脸孔和悲哀的容色，那种散布在屋中的哀伤气氛压着我的胸头，令人窒息·我喘着气猛然的走出屋外·屋外的风雨依旧很大·我走入风雨中，耳里仍听到有人在诉说：风浪这么凶，叫他们不要出海，他们不听·说浅海不会有危险啦·这么多年的经验，怕什么，怕什么呢？唉！………椰树沙沙在空中急促响亮·沙岸上两只破烂的舟楫仍死寂的躺在那边·海浪呼呼的涌上岸来·我从脚前抓起一把沙，狠狠的撒向海面，沙在风里扑回我的脸·我静静在风雨中站着·

窗外的雨丝停了·树在深幽的黑暗中站成一株黑暗，我寂静的耳膜听到隔邻孩子的哭声·被恶魔压住而惊醒吧？我想·自笔记部中撕下了一张白纸，我写着：在黑暗中，我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这样脆弱·

躺在温暖的床上去时，我把腊烛留在桌上，没有吹熄·但愿睡里有梦，梦里有一支烛光照亮，而不会显得全面凄凄和荒芜的黑暗·只是我知道，腊烛终必会很快的烧完·很快的·黑暗漫漫，夜也漫漫………

你曾向生命回顾吗

走在街上，人潮汹涌，车行不息，每个人似乎都有每个人的方向，行色总是那么匆匆。大家仿佛已忘记了自己身后那片纯真的岁月，大家再也没想到要好好的静下自己，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步履。

相衣，时值岁暮，候鸟开始南渡了。这时已是十月，我走在故乡的郊野，想起童年时曾在这里哭笑度过。童年啊！童年已是那么遥远，想起来只是一片段一片段的残碎画面，像六十年代的黑白影片、天真、纯朴又那么温暖的窝在心中深处。只是，那段日子是永远也回不去了。

小时候，我总爱走在这片稻花飘香的土地上，把岁月狠狠的踩在田埂间，踏出一行行小小的足印。那时，天很蓝很蓝，风淡烟轻的日子里，我总爱到溪边，以清凉的流水洗脸，洗了脸后眸子总是特别清明，可以细看天边连绵不绝的青色山脉，或一路数着那一座山最绿那一脉山最长。黄昏了，夕阳照在水牛背上，水牛哞着哞着；林间的炊烟已升起，直直歪歪像蛇在游行，可是被风一吹就散了。那时我们的脑中总有许多奇思怪想，看了什么心里就联想到什么，彷彿自己已是身处在童话的山野中，

每逢雨季，我老爱与一群朋友到水田中去抓鱼、划木筏，水花激溅的岁月是多么亮丽。偶尔坐听雨声，或坐看窗外一池的绿肥红瘦在风雨中悸动。雨打芭蕉，风梳竹影，伴和着朗朗的书声，所有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彷彿都在刹那间沉淀，澄净成生命里的宁静祥和。

有时夜晚，我们就在大榕树下把祖母围起来，听她用沧桑的声调尾尾细述烟远的故事。我们坐在树下听，星星也坐在树上听，一直到夜深了、凉了……那故事就像一首首充满稚趣的童歌一样，翻飞在无数个夜晚

中的冷风里……

然后，我们悄悄的长大了。只是相衣啊！长大並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感觉中那像是茧中的蛹，在寂寞中挣扎着成长。快乐不是单纯快乐，痛苦也並不是单纯的痛苦。

这些日子，我过得很匆忙，在生活鞭子的鞭策下，不敢停下脚步去驻足观赏身旁的风景，甚至於抬头看一看头上的那片天空。走在街上，人潮汹涌，车行不息，每个人似乎都有每个人的方向，行色总是那么匆匆。大家彷彿已忘记了自己身后那片纯真的岁月，大家再也没想到要好好的静下自己，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步履。

如今，回到了故乡，踏着厚实而温暖的泥土，想起了那些尘封的陈年旧事，像想起了一扇渐渐苍老的狮头铜环古门，那么遥不可及。然而，我总不自禁会想起那些往事和旧景，好像只有那样，我才会跟生命更亲近。

……

而相衣，你可会向生命回顾吗？

丹江的流思

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贵，年少也只有一次最悠闲。在人生的历程中，岁月是一道开始平静而后汹涌的河，流经平滩后就须往乱石中去考验自己的生命。

十一月底，我又悄然在丹江河岸上行立，雨季的天空很少如此晴朗，远岸的山苍树绿在温和的阳光里清丽一如水彩的画景，江水悠悠长流，岁月也悠悠长逝，我很少如此独立，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而生活像一首短歌，有高音自然会有低音，轻轻的欢笑，浅浅的忧愁，流经生命的两岸，总会留下些许人世的沧桑。

昨夜，我在雨窗前展读庄子的『南华经』，从『逍遥游』读到『大宗师』，那时已是凌晨两点了，我尝试用一种淡泊明志和宁静致远的心怀去捕抓一些生命的智慧。然而我们活在这人群熙攘和竞逐利禄的尘世间，是不是像老聃说的「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一样？只是啊相衣，在忙忙碌碌之中，我发觉我们已经很少返回到自己的生命上来，这是二十世纪末，生命的流落啊！那个时候，蛙声聒噪，虫吟不绝，像一江流水的潺潺，和平、安详、恬静……

立在江岸，反身自省，「逝者如斯未，不舍昼夜」的心情，千古相同。我看着江上的水上人家，简陋的竹屋，一间衔接着一间。生活在水上，做梦在水上，他们是否能真实的感受到流水的悸动和时间的流逝？这么多年了，我依旧不能忘记陈与义的那阙「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尽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甚惊／闲登小阁眺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在这精纯而真情的岁月里，我要把握的，已不再是少年时的花与月，而是生命中的水和镜。惟有以水镜之心，我才

能烛照自己生命的暗影。

水流向东，向东向大海的澎湃和汹涌。相衣呵！我於是想起了自己的少年岁月。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贵，年少也只有一次最悠闲。在人生的历程中，岁月是一道开始平静而后汹涌的河，流经平滩后就须往乱石中去考验自己的生命。而我少年的日子就在书与理想中度过，偶尔诗偶尔散文偶尔做梦。如今回想过去，心中不由无限戚然起来了。

记得三年前你在出国前夕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在时间的流逝里，相信，我们很容易淡忘过去。」是啊！相衣，我们很容易淡忘过去。在时间的洪流里，向前泅泳和仰望是一种肯定和必须，虽然曾经受伤，虽然痛楚。而忘却是不需要学习的。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在风里把自己忘掉……

立江岸，想多少人曾经在这水湄上踱过，多少人的足迹被江水冲走，时间是无边无际的。树沉默，云沉默、风沉默，几千年都过去了，河也老了。我的散发啊我的散发挽不住这个时代的狂澜。「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我在细数着时光涓涓的流逝，风雨、阳光、感情、生命……

当我离开江岸，相衣，那时已经黄昏了。黄昏，有江水如音乐柔柔涤荡我心。

或许， 生命就是这样

在这个五音不正，黑白不分的时代里，我仅能努力做一个精神上的拓荒者，学习让一切忧患和冷暖悄悄从我身旁流过。

这些日子，一直在楼上听雨，听岁月的雨声在窗外流荡远去。而风开始转凉的时候，我却夜夜失眠，夜夜无奈的让自己削瘦的影子如刀把时间分割成一片一片的空白。偶尔写诗，心情有点落寞，像小镇里亮着的最后一盏灯火，等待着在寒凉的子夜里慢慢熄灭。

有时想，生命就是这样吗？二十多年了，怅惘、忧虑、恐惧和些许的欢笑，在爱和泪水里成长，这不是能够在一首诗或一则散文里寻找和体认到的。只是在成长过后的世界，我却逐渐怀疑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

昨日，遇见CH在巴士车站的客座间我们谈起别后的情事，也很心虚的探索着各自的沧桑。他笑了笑：LAST TIME, MY LIFE HAVE TWICE, ONE FOR OR MYSELF, ONE FOR DREAM, BUT NOW 他低下头来。所有的话都不必再说了，所有的语言都成了多余。我们静静的坐着，看巴士车站的搭客匆匆上车匆匆下车，然后在擦身之间匆匆的走了，是的，人生本是风前絮，聚也飘零，散也飘零，化作连江点点萍，我和CH都是时间狂流激荡中的浮萍，一直随着日子向前仰望，因此在现实的生活里就不能容许有太多的梦和苍白的理想。

我们在巴士车站把夜坐得凉了。天上的繁星点点，闪啊闪的，像许多童话，然而孩提时听到的童话如今想必也已老了吧！然后我乘坐最后的一辆巴士回到小镇。CH在巴士开行时挥着手，那手姿在夜色里显得有点苍凉。而明天，明天他仍还要过着黑板，粉笔，改卷纸和

上学放学的日子。而我在小镇，也依旧要看着同一样蓝的天和走同一样孤寂的路。感觉，岁月还没有走完四分之一世纪的同时，我们却彷彿已开始世故和苍老了。

记得某次写信给台北的一位友人，却引发了她的满腹牢骚和失意：我们的岁月全是在不平，耻辱，漂泊和灰心的楼墙缝隙间穿过，所以拼命的读书，不敢去想到毕业后回去时茫然的前景……也许，不想再回去了，不想在那片土地上像许多人一样，工作，结婚，生儿育女，然后让后代仍然像自己一样感到悲哀，无奈、灰心和失望……

我还能说什么？对CH，对台北的伊，在这个五音不正，黑白不分的时代里，我仅能努力做一个精神上的拓荒者，学习让一切忧患和冷暖悄悄从我身旁流过。至於，生命或许就是这样，必有恐惧，必有忧虑，必有欢笑，必有得失，也必有爱和泪水，而我就这样的成长，也就这样的老去……



江山有待

一九八四年初，我带着两袖书卷的朝气，远征百里外我仍未识面的野镇，山青青水隐隐，一路有好风好雨相送。我坐在长途巴士临窗的座位，敦敦的仿佛要去赴一场人生的盛会。而历史就在风雨的歇口处等我，二十岁后，等我去击节拍歌。窗外的风景在风雨中飘摇，晃忽如中国古画里的烟梦。江南的水乡，父亲的旧忆，如今叫我观望的却是这片土地的大好山河，苍苍的林野和一层淡过一层蜿蜒远去的山脉，安详一如岁月卧伏在风雨轻吹的蓝天底下。我静静的坐着，想着远方的路还有多远，一山一水的走过；未来美好的日子还有多遥，一草一树的踏过。我是个初出远门的孩子，带着一囊等待的心情，去迎接这片土地所给予的恩泽。而路仍迢迢……

来到野镇是我生命转弯处的一个起点，我开始接触到山，气势磅礴，峥嵘而秀拔。清晨时不经意的开窗，却叫苍翠的山色迎面扑来，左右刷亮了我的双眸。然而许多时候发我深思的还是那脉络分明皱痕折叠的峭壁。那是要经过多少岁月和苦难的揜压再揜压后才能形成如此壮丽的风光並悠悠与天地共存啊！那时我才体会到生命挣扎求存的痛苦，才是人生最快乐的目标。而这片大地我曾经来过的，我将每一方寸每一方寸的行过。

后来我发觉野镇上少许人家的楼阁上还挂着一幅横匾，上面端端正正的书着「清河」、「南昌」或「普宁」等字，心中不由怦然一动，那割不断挥不去的血脉依然半缕半丝的牵着，从那片三江五湖带到这片蕉风椰雨，或一百年，或两百年，或三百年，或更湮远的年月，历尽时迁的风霜后，他们仍然未能忘记自己的前身呵！我每次匆匆走过那些屋子前，总是带着一种虔诚的情念

，沉默得忘了语言。

住在野镇久了，我才知道离它七英里外有一座远离尘嚣的村落。据说那是华人最早把淳朴的脚印留在这个州界的地方。像开天闢地一样的故事，在荒荒的野泽中流传。有血、有汗、有歌、有泪、有背乡的无奈与岁月的辛酸。我和朋友去了那个地方，有黄昏、夕晖残照，黄尘路曲曲折折向前，向前去向一册破碎的历史。我站在黄昏的高坡上，看着雄壮的山峦起伏，山麓间残旧的板屋，田野间荒芜的草色，白茫茫的芦苇花在溪边迎风招展，鸡鸭争食，树树苍茫。百年前这里却是一种怎么样的景象呢？我拥山风入怀时，却感觉到这片土地与我更加亲近了。彷彿我也曾是百年前在这里拓荒过的一个，为这片大地献出了一生岁月。

此后，我去了那个村落很多次，也曾听了很多开荒拓土的悲歌故事。喝过这里的五加皮，吃过这里的榴连，和这里的乡老夜谈过多少流烟一样的传说。星子是百年前的星子，流溪是百年前的流溪，只是潺潺流去的却是另一段年月和故事了。山川静好，花树无惊，一个阅读风雨明晦而握着土地生活的老人告诉我，他是这片土地上的第四十一代主人，这么心甘情愿的守住这片荒山野岭，与山泉同伴，与清风共寐，为的是这里曾是祖先踏出来的土地。童年走过的花草树木，猫头鹰的夜啼，萤火的灯照，一山一水一草一树那么自然得化成了脉管中一道奔腾不息的血液。

『这片土地我如何走得开呢？』

我以为我会流泪，但没有，我只是那么静静的听着，彷彿是那么的理所当然。这片土地我们曾经悲愤过，

但也曾经深爱过·曾经失望过，却是依然殷切的期待着·因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活在这里，纵有千般凄凉，万般无奈，我们依旧不能走开啊！

窗外是林，林中是山·没有林的山成什么山？没有山的林成什么林？而我只是一株树，为一座林而完成自己；只是一片土，为一座山而存在下去·我们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天光云影，企图去完成前方一片更亮丽的风景·

我静静的听着，老人艰涩的声音和窗外的虫吟·看着，老人脸上一道一道如刀刻的皱纹·那是多么漫长的夜啊！多少年后我依然是这么想着：那是多么漫长的夜啊！

住在野镇的那段日子，我在学校教五年级的地理和历史·当教到马来西亚的山脉和地势，以及英殖民时的年代·我指着挂在黑板山的地图，努力的讲解，努力去告诉下一代关于上一代所走过的路，从乘长风破巨浪到拨开蔓草荒烟；从三年八个月到独立后的自主·我指着地图，用粉笔狠狠的把中央和大汉山脉连结起来，东西连贯，那就是一个家，那就是一个国·孩子们好奇得听着，他们把历史当着故事来听，把地理当着一幅蓝图来看·考完试后，他们把所有的故事和蓝图都留在岑寂的班上·那个时候已是十月的尾声了，校外门前的几株柳树已开始潇潇，风雨飘飞的登音渐近，我时常倚在学校的楼梯口，眺望着远方阴沉的天空·山还是山，拥著一身淡青的影子，偶尔在雨光中隐隐约约，恍如我留在野镇中一段湮没的岁月·

当雨季来时，我却在雨中化成了一尾很惆怅的鱼，

沉默得游出了这座令人闷得发慌的野镇，游向镇外另一片更广阔的天空。

离开野镇后我复转返哥市。那时，风雨初歇，我像一只避寒归来的候鸟，仍不改旧时的羽泽。天空蔚蓝依旧，依旧像我童年时殷殷仰望的日子，带着一种期许和希望。

那时，大选过后，谣言不断的刷过大街，街侧阴冷的沟渠中不时有一两只死老鼠背腹朝天，污水缓缓的流着，无声无息，带着一种沉沉的悲哀。我时常怀着一份成守的心情走过一些带着三十年代风味的短巷。短巷两旁简陋的木屋仍保有英殖民时斑朴的色彩。我常常想像，在三十年代，或更早的时期，当先族风尘扑扑来到这里落脚，木兰舟边，烟村过处，他们互是抱着一种怎么棉的心情呢！？

短巷的尽头有一间铁店，是老字号的，打铁的师父在红火炉旁用一把大铁槌把一片烧得透红底铁笼一槌一槌的敲下，火星四散，一晃眼过去就近於八十年代的尾声了，几许的故事都化成了梦影。打铁师父仍一心一意的敲着他手中的那片铁笼，从一个小伙子敲成了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悠悠发栳的岁月，铁槌一起一落，多少人从这人间的舞台上下呢？而我所走过的短巷都已落寞，那些在这里风光过的人物也都成了许多人脑际中的一片空白。历史原是可以轻轻抹掉的，流在风里的泪和倾在这片土地上的血汗也可以任意揩干。谣言仍不断得刷过大街。一些些悲忿、怨懟、不满和徬徨，像我脚下的纸屑，被风吹呼的捲起后，飘过街道，然后缓缓跌落在阴沟旁，冷冷的注视着道上一些来来去去的脚印，冷冷的

，带着一份无助与无奈。

我每次经过这些斑驳着岁月沧桑的短巷时，总不禁会寂寂的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这巷口两旁简陋的板店屋将会被除掉而改建成华盖的楼宇。这是一切的必然。在流水的时间里，总有许多被遗忘的，很容易就被流掉。唯独留下来的是这些短巷后面，那一条混浊黄澹的河水，仍在这片阴晴不定的天空下，郁郁唱着千年不变的流歌。

报上的喧哗依旧没有停息，像雨后田野里的蛙鸣，把夜噪叫得更荒凉和潮湿了。我看到许多怅惶的脸孔在一些小小的咖啡店中随着一片白茫茫的烟雾浮动。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记忆很荒古，那光脚的岁月在乡野的水田上逐渐淡化，看天看云的日子在酸涩的回忆中都化做了山坳里的一片暮色，都是陈年的旧事了。但有人怀疑他们曾经走过的路。不是这里来的，都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而他们是过境的季候吗？可怜身老沧州，竟依旧是他乡的远客。

我时常在他们的倦眼中读出自己忧患的伤痛。行年渐长，我才知道人世间总有许多耿耿而不能释怀的情事。翻手成云，复手化雨，政治和种族，历史和土地，却叫我这一年代的人迷惑，忧忧悲挫忽忽如狂？然而，未来的岁月仍留我待渡，散发成舟，我最后将与自己的泪水在风中一起老去。老去，这一片我曾经踏过的土地，又将还我一册怎么样的历史呢？

黄昏时，我总爱到皇家桥头溜跬。浊黄的丹江河水潺潺流去，冲刷成远岸一片凄迷的风景。江畔舟如月，

野旷天低树，江山无限，仿如唐诗里的绝句，斜阳淡淡的残照中有一片烟愁在我的心中升起……

我还是多愁善感的，虽然年少的激情不再，但心犹热，肝胆仍有揭衣待起的豪情。尤其面对江岸苍苍的云树，暖暖的夕晖，淡淡的江风，我的生命也仿佛被捲入这片风景之中，与大化共存。

十月，哥市在一片谣言声中依然像一首古典的马来音乐，流荡着一种生活的闲意。马来人和华人依旧在同一条街道上竞路，老人低低牵着他的孙子在公园散步，阳光一把一把的洒下来，成了清晨无限。我偶尔一个人走在路上，感觉着一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舒适。但友人却策划着要移民。

「这片土地真的不能再住下去了。不平，欺压，孤疑和怅惶。独立后三十年来的今天，原来我们的身份还是外来移客。原来我们手持的绿色也并不代表什么，所谓公民权。也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所以为了将来，为了子孙，世世代代的幸福，我们必须离开。」

那时，吉隆坡因为一个士兵，一支M十六步枪和几条人命而陷入一片惊疑和恐惧的黑暗之中。一切的心情因濡沫而感到无限的怅惶。我想，友人是有感而发吧！

然而许多时候，我还是想到三年前在百里外那个村落的夜晚，老人说的话：「这片土地我祖先踏过的，我如何走得开呢？」

「我如何走得开呢？」

壮丽的山河，风光明媚，好风好水的世界，仍依着我最初的情怀。偶不夜深不寐，面对着凉凉的露天和

着我最初的情怀。偶不夜深不寐，面对着凉凉的露天和一片星空时，童年的记忆全都回来，那乡野的岁月，望星的日子，萤火一盏一盏照亮了我的梦，而我的梦在飘向成长的同时都一一化成了现实里的一心惆怅。惟有记忆中的那片乡土，仍那么厚实和纯朴得令我的生命有一种扎根的浑然。我的根已扎在这里了，我如何走得开呢？

后来，我因为兴趣使向而走访了一位孜孜治史的耆老。他的足迹曾经踏过许多古庙古墓，也听了许多拓殖异域，闢地垦荒的史故。

「像一支恰然的悲歌。」

他在娓娓述说着远年这片天空下那充满着血汗的故事后而把心中的苍凉吐成了最后的一句话。

所有拓荒的历史都烟尘滚滚而去了，只留下一些斑驳不清和残断不齐的墓碑在萋萋的野草中去聆听四周即即虫吟的悲歌。像一支恰然的悲歌呵！虫吟即即成我一份沉重的心情。

我读着耆老交过来的一份史料专论，心里却悲哀着我们这一代已经失去了先族当年拓荒的精神。为了一些失望和挫折，我们竟然悲哀得向这片土地激械，而寻找另一片梦土，则如此，我们以后如何去面对生命中的那一土荒野呢？我静静的读着耆老的史料专论，静静的……

一九八九年，我有太多的怅惘和迷惑，也有太多太多的等待，笔在手，泪在眼，九万里的长空，长空下的日月山河，我在风雨声中孤立啊孤立，像这片土地，像

土地上的每一座山，像山上的每一株树，我在等待，以
一叶绿意的生命，以黄昏后的一心孤清，像「山河图」
中那佇立在山峰上背手看天的书生，我在等待，永不离
开！

（稿于丹州白沙城静心阁 3/8/89）



后记

六年前，我曾在一个深夜中审视自己的生命使向而潸然泪下，那时才十九岁。不顺遂的成长历程和坎坷挫折的岁月，时常令我在悲怀的情绪中孕育着一种壮烈的理想。后来，我开始把自己的孤独和寂寞颐养在古人的典坟之中，或寄身于唐诗宋词那飘远而修闲的世界，往往夜读而忘寝，披衣生寒而不觉，一任自己削瘦的影子在残黄的字里行间游走，并汲取书中无穷的启示和喜悦，也基因这些启示和喜悦的互相激荡，文学最终成了我当时唯一的选择，以做为我对人生与学问的追寻和探索。

涵泳在文学岁月其中，纸上的每一道笔痕，都是我青春年华的留声，摸上去，仍感觉生命的微温，而我则倾自己的赤诚和虔挚祭上。对一切逝去的人和事，我只有感恩。

六年来，走过这一路感性的文字，总不禁令我想起孩提时祖母在老旧故宅前口述的故事。一切的人事沧桑，一切的因缘爱恨，累世累劫的积下来，却成了我心如捣白的血脉贲张。如今历经激情后而淡定，重再回头辨认自己的文字，依然不减当年的情怀。

只是故事总会老去，我也不自期于做一个唯美主义者。在这片时常飘风骤雨的土地上，我明白此生如果没有充分的学问是不足以让我去了解，并而解决我所关切的问题。所以我想，我必须离开坚持多年的文学而去，专精笃实为自己的学问和志向探路，也为先祖颠沛流离的苦难和自己的忧患寻求一个肯定的答案。

把六年的文字整理好来，岁月也像是蒙上了些许风霜，许多旧事都一一涌上了心头，只是那些过往的日子，却仿佛隔着千重山万重云，说什么也是回不去了。致于未来，我仍在期待，对国家，对民族，以及所有伤逝在风里的理想，我仍在期待，以我有限的生命，以我一生的爱。

书名《江山有待》乃取自杜工部的“后游”：“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并以此自许许人，愿所有共生于这片淳朴的土地上者，皆能化所有心中的悲愤和怨慕为国家的关情，让我们共同把全部的爱，都交付予这里的日月山河。

得奖作品总评

文学路上，六年的匆匆行色，总令我忘不了带我上路的几位师友，像周清啸，悄凌，陈雪风和傅承得等。顺此也感激时常给我关怀和鼓励的林木海先生。最后，承蒙何国忠写序，张永修编版和设计，还有雷子健兄为封面摄影而多方奔走，非能以谢字涂答，唯以沉默笑报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八日丹州白沙镇)

辛 吟 松

附录

得奖作品总评

辛金顺，主要笔名有辛吟松等，是土生土长的吉兰丹华裔青年，祖籍广东揭阳，现年廿六岁，目前在担任教师的工作。他这次参加“第一届潮青文学奖”的作品，共计有六篇，即诗创作两篇——预测、年轮、散文四篇——村之暮、雨季、泣鸟、夜征。

评审会认为：他的文字运用，流畅有力，句法结构严密，形象饱满，用比喻及象征的表现技巧，皆有独到之处。行文中，往往有可圈可点的创新词汇。无论写景、叙事、抒情或状物、语言的表现能力都很杰出。言志方面，具有启发性的时代意识，内容也很坚实，所选择的素材，都隐含了深且广的现实意义。作品的思想性也有相当高的水平，有见解，有分析力、有深度、亦有广度。更可取的还是，每一篇作品都赋有一定的时代气息。因此，评审会达致共同的结论：辛金顺的六篇作品，都写得十分出色、潜质好、水准高，应该被选为“第一届杰出潮青文学奖”的得奖人。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辛金顺的创作，评审会也综合了笔者、郑良树博士、陈应德硕士、陈雪风先生及黄梅雨先生诸位的评论，以便共同欣赏作者的心血结晶。

先说辛吟松的诗，从上面两首诗来看，他善于掌握文字，且在优美及浅白的文字后面，寓藏着很深的哲理；意象也很美，往往很普通的事物，经过他的技巧剪裁后，便十分鲜明引人了；散文文化的诗句，再加上缓慢的节奏，更加使作者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他的彩笔。

两首诗中，以“预测”写得较好，且寓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比如：

我们只留下了一张口
呼吸着冷冷的空气
呼喊着恫恫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迷失了方向
我们是迷失了方向的声音
.....

风雨不来，洪水不来
今天的阳光依旧是昨天的阳光
小鸟开始歌唱，蝴蝶开始结伴
我们仍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并且计划，在新垦的土地

种下一些蝉声和雨林，或许
许多时候，我们沉默
我们不敢去争论明天的问题
或许，明天的问题不如昨天的回忆
我们爱说起昨天
昨天的昨天的祖先，以及
祖先手握着的那片土地
.....

上述这一类的诗创作，非但耐读性高，且令人读后
低迴不已，心潮汹涌！

- 2 很显然的，作者另一首诗“年轮”，是抒写人生的
少年、青年及老年这三个阶段，同时利用美丽的意
象把枯燥的哲理，演化成诗句，使人读完掩卷，不
免也会兴起：

“（林那边的灯火已亮起
星光一样柔和的流过我的记忆
关窗，我把温暖的叹息留在冷冷的杯里
然后让黑暗用小小的手巾把一切抹去）

且看看作者怎样抒写少年的心境：

“没有迷惑的依旧深信着传说和神话的不改
在我时常带着笑容的岁月中，感觉到
世界辽阔如望不到底梦，夜夜不断的
在复印着，一千零一个故事以外的快乐”

“辽阔如望不到底梦“和”夜夜不断的在复印着”
，不愧为作者想像的飞驰，丰富而神妙！

作者在青年阶段，也有其自成一格的写法：

“我的年轻是在劲风里考验
生存的意义，生命的诠释
惟信念是在知识里滋生，学习如何在
生活中判断得失，以及学习去探测
快乐和痛苦的深度与温度，……………”

作者刻意将生命的成长过程，非常形象地呈现读者
面前，自然而巧妙。

一旦到了老年，情怀也就渐渐淡泊了，作者是这样
写的：

“一本庄子在案上
一壶龙井在书前
杯里，搁下的茶冷了
我仍守待在窗前，看
一群飘泊归来的雁子在天边横行的飞过”

以作者这等年纪，能够写出如此深刻的诗，我想，这该归功于“间接经验”之赐吧！不管是书本或其他来源获得的“间接经验”，非但可以补充直接经验的不足，而且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泉源！

3. 再回头来分析辛吟松的四篇散文创作。这四篇创作，水准都很高，在明丽阴柔中，反射出强烈的阳刚；在平淡无奇中，反映了时代的泪影，在类似消极的伤感中，更涵盖了积极的反弹。

其中以“夜征”和“雨季”写得较好，“泣鸟”与“村之暮”较弱。如果再拿“夜征”与“雨季”来比较的话，“夜征”肯定为四篇中写得最好，技巧最成熟，内容最富时代意义的上乘作品。

4. “村之暮”共分两部份，较长的第一部份，是一位

长者对一位孩子的絮语，描写一个被“发展”遗忘了的村落，曾经传说地下有丰富的金矿，有关当局拟加以发展，并拆除古庙，但遭村民反对：“我们不能没有古庙啊！它是祖先灵魂所系，我们活着，也只不过是保留下这一点点，好让后来的子孙知道自己的信仰和认清自己本来的面目……”后半部较短，抒写多少年后，那位孩子已长大成人，再度回到那个“没有增大，也没有缩小”的村落，并回味那位长者的一番话“每一天黄昏，我总爱在这里眺望着那一脉的山山树色，感觉上这里有我的生命源流，离开这里，我的生命或许会枯竭……”

5. “泣鸟”的题材本来并不新鲜，但经作者的技巧剪裁后，仍不失为一篇可读之作。在“后语”中，作者悲天悯人地这样写道“若有泪，我想鸟的泪快要哭乾了，为了一座绿的失去，为一片破碎的天空。“针对文明带来的恶果，本文是一剂凉茶，但“后语”的构思颇有画蛇添足之嫌，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6. “雨季”是篇成功的创作。或许由于生长在多雨的东海岸吧，雨，似乎佔据了作品中相当重要的比例

·其中有这么的一段，写景也状物，读来令人惊叹不已：“突然记起了两年前的雨季，当风雨自南中国海漫天的掩来之际，另一场风雨却在民族间掀起。报纸上宋体的小字时常带着血丝，引着许多龙的子孙担心。”另外一段也极为突出：“后来考题泄漏，补考。一个长长的雨季就这样在考了又读，读了又考中给悄悄的送走了。倒是华族的争闹与笑剧演个没完没了，时而锣时而鼓的交响宣天，而报上却天天刀光剑影的闹个不亦乐乎。”

像这样有内涵、有技巧且富文字弹性的散文，在现时的文坛，真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7. “夜征”可说作者写得最好的作品。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平淡的流水式散文，但作者的苦心设计及创作功力，却有如“图穷见匕首”，令人吃惊万分！综观这篇作品，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用字新颖大胆，且诗意盎然，比如一开头那两句：“黑暗是无尽的黑暗在吞噬着黑暗。五月，瘦了辽阔的田野。”

还有像这么样大胆的写法“下在昨天下在今天下在明天下在中国也下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

历史呵历史像哭过的天空，天空浸满了泪水，哭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哭一个民族的折腰求全呵折腰求全像江岸上风过低头的芦苇。”

(二) 诗情画意中寓藏着时代泪影，比如：

“捻亮了一盏小灯，灯光如梦。梦里不知身是客。我在梦里做梦，听岁月的声音与我的脉跳和唱：五月花啊五月花，我们的身世凄凉如五月花，没有温暖的家，没有爱我护我的爸和妈。而五月花凋落了，像父亲那苍老的容颜，凋落了。”

“四十七年，一张红登记变来变去还是一张红登记，他已没国。北望不能当归，高歌不能当泣。他也已没乡，他是哭不回的孤魂。”

“雨在下着，下在泪罗江上下在剑门下在玉门关下在叶亚来的短街上。叶亚来在哭啊！一把香洗不去一缕英魂的毒气。雨呵雨呵来涤清这世界的不平，雨依旧下着。”

(三) 悲天悯人的诗人胸怀，例如：

“突然想到轮回，想到我们是个多情的民族，在这片有情的天地，迷信着三生石上旧精灵的

故事·而我们是个多情的民族多情啊多情会空余恨的·……我们的多情，会不会留给后代子孙一个政治渣？”

“屈原就是吃粽子·吃粽子就够了，也不必谈历史·历史太长，孩子们听不懂·这一代的历史和上一代的历史，相隔的何止是千山万水，还有的对土地的感情和种族的认知。”

(四) 笑中有泪，泪中有笑的积极精神，比方；
“安徒生死死了，然而我们又迷惑在回教党所谓政治平等的童话中·我们不但是爱恋着自己的神话也是个爱听别人底童话的可爱民族。”

“等待是美丽的，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等待中，等待亲人等待情人等待我们族人的醒觉等待——明天会更好。”

(五) 从小我到大我的民族观，最明显的段落有：
“而我是蕉风椰雨中长大的第一代·在东海岸，朝看吉兰丹河的流水潺潺，夕听南中国海的潮声悠悠·……直到有一天，当我开始懂得一点点，我才发觉，我只是一棵树，一棵扎根在此而不被林中树木认同的树·那时，我的痛

苦，也随着我底成长而在心中形成！”

“……我只懂得如何在人生的征途上把眼泪收起来，毕竟眼泪不是流给人看的。不能流泪，虽然是在最受辱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们还醒在时代的火光中，承受烧灼，承受煎熬。我们的眼泪必须凝结为意志，在我们的心岩上播种，在我们的生命长出花果！”

8. 综观辛吟松的“夜征”，自然明了作者勤于研读当代散文名家作品，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无疑深受余光中、叶珊、张晓风、忧草及萧艾等的风格影响，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善于消化这些名家的精髓，然后化为自己的特色，并且在善用文字、技巧，力求意象新颖特出的同时，巧妙地反映出时时代的苦闷，积极的民族情怀。因此，我们肯定这是作者在这个阶段的力作，其创作成就，也应该及时给予读扬及嘉奖！

慧适·执笔 14.6.88 初稿
29.7.88 重修於八打灵

陳志成

Tan Chee Seng

江山有待

作者：辛吟松
编辑/美工设计：张永修
校对：庄华兴、林春美
内页摄影：雷子健
封面提字：许燕芳

出版者：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
The Federated Teochew
Associations of Malaysia
35, Jl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Tel: 2382492, 2301882

承印者：聯合印務公司
Syarikat Percetakan Lian Hup,
A65, Jalan Sg. Besi, Salak South Garden,
Kuala Lumpur, Malaysia.

定价每册马币 \$8.00
一九八九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作者简介

辛吟松，1963年出生于吉兰丹巴西富地，原名辛金顺，另有笔名张豪华、宋云星、南乡子。第一届“潮青文学奖”得主。作品曾收录在合集《成长中的六字辈》及《荧荧月梦》中。星洲日报“五彩”版专栏作者。



马潮联会丛书(一)